



09994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七

贈趙忻城公督京營戎政序

比年官府睽隔銀璫左貂侵吏權視武臣爲外府大帥
以下率與錢通獨文臣不然故擢用文臣往往中格而
武臣如饗答桴雖世爵通侯亦借以用事不則奉朝請
而已總理京營戎政者有他故衆薦賄若西園諧價忿
而訟詆司馬與省臣持之特以忻城趙公往公少時無
貴介綺紈結習流覽書傳通解朝章居留都九年寡左
右先容之助常祿外不潤脂膏旁竇邪徑未嘗過而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

一

人

焉命下一軍皆驚士大夫喜色相告賀國得人

主上顧念重寄不爲褻御所熒惑錢神所弄使也繫援
競進者捫心內愧素位無營者不患莫已知亦風勸轉
移之機權已語曰國之大事在戎不佞蓋竊有感云昔
文皇定鼎北平尺籍伍符分隸五府而有五軍神機三
千大營雄兵數十萬三犁虜廷威靈震疊四夷將兵者
惟將將者是聽洪熙後付之威望勳舊而兵柄始專景
泰爲十團營僅十萬耗矣成化爲十二營嘉靖爲三大
營中貴人勳臣文臣共督之勳臣與中貴人比漁奪蠶
食而軍實日耗六十餘年罷中貴人不出督其以工作

役營軍以廝奴冒營軍耗有甚焉威里權貴尤而效之
小臣效之主帥不敢問藉爲養交之資狎客俳優胥衣
食其中京營不振未有難於此時者也趙公行矣其律
已清則將吏不敢通環瑱彰寵賂不敢腹削牢廩自肥
士不呼庚癸馬得飽芻粟因以簡師庀賦張皇國威其
當官正則憑依城社者敬忌而不得以私干偏裨部曲
不敢離局亂次愆于步伐賞信罰必令行禁止何人不
服何事不濟不佞書生安知軍旅聞諸訓詁衆則萬人
寡則一人皆可言軍以人執兵號人曰兵兩者同出異
名而今以老弱城守爲軍從征禦侮爲兵與古殊異夫

京營之衆爲軍乎爲兵乎無論軍卽兵不見敵不貫戰
雖多奚爲竊計兵在精不在多請于見卒擇其強有力
者以分數練之以所汰餉倍食之稍假時月得勝兵萬
人可一當百以次番休令出塞上覽察要害悉虜情形
熟其耳目壯其膽略庶可須緩急成居重馭輕之勢如
不務精而第以補故額廣召募從事浮文鮮要空名靡
實何益之有日者遼海告急榆林輿尸齊魯大侵民流
亡江淮間路爲之噎屬當漕艘上脫有哽咽都城坐困
京兵何以守何以戰杞憂發郵未可爲愚公世臣與國
同休戚爲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

上帝圖之此其時矣諸僚佐以不佞辱公知交所屬望
非謾語書而附之取羶以較者

贈吏部郎梁公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於刑蓋諄諄焉而大義以明爲本
噬嗑曰明罰勅法賁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明慎用
刑而不留獄豐曰折獄致刑中孚曰議獄緩死四卦上
下有離中孚雖取兌巽而全體似離卦象或爲電或爲
火要以其明能照察之而已舜舉臯陶爲士師不仁者
遠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其功不在禹下當是時四嶽九

官十二牧分職任功而舜獨以不得臯陶爲已憂臯陶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六一

人

一刑官耳其治效寧渠若是蓋嘗觀舜之命臯陶曰惟
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人情險於山川變幻
於鬼神意輕重測淺深非明何以勝其任乎臯陶明於
刑而天下無遁情是以知人則哲能官人人有九德者
必言其載采采而後翕受而敷施之九德咸事俊又在
官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故
曰謨明弼諧庶明勵翼明於用刑則明於知人從欲風
動治由此出以書徵易而知易之論刑獨重於明有以
也今郡司理爲古刑官而令甲專從部使者鞠獄獄小
大悉經其手保定梁公以名進士爲德安郡理陳之以

時臬卽之以天諭具之以兩造求之以五聽服念之以旬時十五郡之民質成者屬集交口而稱公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也六年而以治異等聞召拜吏部郎吏部郎佐冢宰黜陟百官而自頃吏治士習日漸趨薄狡獪譖詞以爲知突梯脂韋以爲通矯飾盜名以爲廉譏時好訕以爲直漫談陳說以爲材暴戾恣睢以爲強言不顧行實不中聲視無情之訟不啻過之幸而公在事第取公所以明刑者銓衡人物以目正耳以景察形不以尅覈先寬大不以利口上木訥不以銳進賢厚重不以比周右介特不以銜鬻掩朴茂不以小

廉勝大節公聽並觀愛憎毀譽不行庶官無曠率作興事屢省乃成百僚師師同寅協恭和衷卽臬陶知人之效可幾而致也且夫郡司理非徒明刑實有知人之任環楚十五郡自斗石之吏以上與市井田野士民其人無萬數司理廉訪之而部使者舉刺刑賞因焉梁公爲司理久所以裨助部使者非細舉此加彼知人何難乎公之故吏於公之行也以贈言委余余何知采易書之義論臬陶之世而按公之已事吏部郎固所優爲無可相勗者然側聞三歲間天曹坐不稱

上意者十九大抵以引用

上屏逐諸臣故孟子曰政不足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
大人格君心之非朝講廢而官府分神情判不相屬一
旦犯其忌而奪之適以滋疑至于疑而事愈不可爲矣
謀之不明弼其能諧乎選官以資格年限義均行鴈次
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然其人與地猶時擇可而
使而今立掣籤法無論人不宜其官地且不宜其人其
弊滋甚使辨論官才之道同於射覆呼盧成敗利鈍一
切委之官冥非所以爲訓也庶不明而能勵翼未之前
聞公明習天下事必有概於中矣願與當國者善計之

贈侍御吳公序

大函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三

人

稽古者謂八愷出高陽八元出高辛驩兜出帝鴻共工
出少皞鯀出顓頊皆黃帝裔也將甚美必有甚惡天道
故忌盈耶晉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有五人惟青
陽蒼林氏同於黃帝同德之難也如是魯季文子又曰
舜相堯舉十六族去四凶而因以其逐莒僕自附于舜
功二十之一夫神明之胄取精多而用物弘深根固蒂
勢難卒拔行父之論功有味乎其言之也家難而天下
易以黃帝神聖不能保其子孫無凶德以帝堯知人安
民不卽行四凶之戮而況輓近世乎明興

高皇帝子二十五人與黃帝同于今十餘世元愷之屬

相望而所謂四凶者時有之不幸而出于吾楚至于鞍轡主君戕天子之重臣擊楫渡江白晝大都殺越人于貨遠邇震恐朝堂動色相戒亟徵兵吳越秦豫巴蜀以誅亂賊而侍御吳公方按南郡馳還郊郢密授方略會其渠率赦諸脅從者以聞

上用公言就興都告

皇祖廟行甸人法諸藩畏威懷德四方觀望者警息而上下有司錄公功行且甄景風之賞其採季文子遺議耶方事之起也急之則玉石俱焚緩之則虎兕出柙重之則傷國恩輕之則生戎心而公非有兵權可以奔走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四

人

生死人徒持文墨議論舉事一不當利害寧獨在楚今侍御史代天子巡狩事無所不得問號爲繁劇重大然不習吏者視已成事自可收規隨畫一之效至若楚事慮不設魂不夢耳目不經故府往牒不載卒然臨之而不驚衆口咻之而不搖斟酌緩急輕重之間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處若楸株拘釋若省括于度是故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尺一之檄拱揖指麾不待破斧缺斨而罪人俛然授首于長纓徽纆之下吏民安堵四封謐如詎不難哉環視天下帝系雲仍其麗不億孰與黃帝之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孰與

堯舜時要之本實不撥而後枝葉無害公所畫楚善後事十餘條諸大臣以爲久安長治計無便此

上早莫施行微楚而已天下其咸賴之以此程功倍季文子二十之一矣公還朝報命諸大夫觴公于郊屬不佞代祝輒之辭竊謂公得志于楚外靡于天下矣有如上召對問何以安楚幸再拜稽首讓曰是役也

九廟神靈之所擁佑也

主上天威之所震疊也臣何功之有焉斯不亦長者之言盛德之事縉紳學士所樂聞而方策所傳爲美談乎公唯唯旅酬諸大夫而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五

人

贈侍御林公序

代

周頌有之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故天子之巡狩代天行也自後虞煩費備非常而分遣侍御史巡行郡國問民疾苦察吏治能否終歲乃更故侍御史之巡按代天行也天行健其說在乾之繇而世之用健者失之大氏一切剛克任法而治於是名御史之府曰秋憲簡曰霜威象曰執法非篤論矣夫健而一切剛克任法也則何以首潛而戒亢故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假令一切剛克任法安所稱中正純粹哉中正純粹時乘以御而雲

雨天下巡狩之禮由此其選已聖人善其用於乾而甲其義於觀與復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養微陽於安靜也順巽中正而安靜以養微陽此豈一切剛克任法乎時邁之頌曰武序在位懷柔百神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以天子之威命靈爽控制諸侯舍于戈弓矢而惟懿德之是求序人懷神歡欣交暢卒無敢有干命橫行者是爲剛健中正是爲雲行雨施善法天行莫辨乎詩矣彼代天子巡狩者胡不講於易詩之指也自余服官

政所睹記諸待御史無慮數十人而晚得與齊林公共專中州則所稱不失巡狩之義善代天行者其人矣公少志聖賢之學斂華而就實崇要而黜煩尚平而弛峭含醇而去激落落穆穆如玉在璞有乾之龍德焉其按中州亦若是夫中州非無事之國也豈無諸侯王馮藉寵靈倚衆爲強舞縣官三尺其姻婭貂璫侍從環衛虎而冠狐鼠而城社若梁孝王羊勝公孫詭之屬乎豈無巨室強宗圍奪蠶食細民若潁川之盛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者乎公曰吾明祖訓修國憲飭官常以坊之崇廉讓表宅里以風之而已不必惠文彈治也豈無

布衣游俠馳驚於閭閻藏命作姦背公死黨權行州域
力折公侯若洛陽劇孟河南郭解者乎公曰吾率有司
興教化以新之俾亭長鄉三老之有耆德者申之擇可
用者爲公士上造簪裹不更之爵以馭之而已不必收
案也豈無依山負澤爲逋逃藪鼓鑄椎埋闌出入鹽筴
所部署號令儼若軍法吏不敢問道路相戒若鄭之萑
苻尉氏之男子樊並原武之妖巫單臣者乎公曰吾去
苛政以安之賞告言善補過以來之除戎器聯保甲嚴
警跡以禦之而已不必芟夷蘊崇也蓋公所重在吏治
吏治所重在民事民事所重在徭賦夫民終歲勤動無
一日而不以其財力共上之徭賦今天下公私告匱上
亦無一日而不問徭賦於民上下均利則莫若舉條編
法無慢令致期無時詘舉贏斂無以私勝公出無以名
冒實監司郡守率作考成不爲計簿具文相冒如是而
吏治思過半矣故操術寡約而易舉敷政優裕而可久
不察淵魚而明自徹不束濕薪而威自肅不數米簡髮
而事自理不析秋毫而用自足不家賜人益而誦聲作
吏無溺職墮業亦無慘礪寡恩民無饕餮訕張亦無流
離瑣尾藩臣奉職士大夫循禮雨暘時若稔黍大獲桴
鼓不鳴商旅輻湊允猶翕河朝宗于海卽時邁之頌何

以加焉彼一切剛克任法者惡足挈功程效哉始余見公執事勤勞夙夜匪懈會公初度則以法天行健之說爲祝今而後知公之善用健也健以自勝非以勝人是故不爲亢之悔也公還朝矣故事有贈言余則何贈無已其尚以前說進邇日薦紳類喜言事入朝夷暮跖事朝利夕害和之者旣吠聲正之者亦逐影矜片言之同異而黨與橫分持一事之短長而分誼衡決始猶爲名高已乃遂非始猶爲偏聽已乃媚嫉孔子曰勿取拙勿取健勿取口銳夫中懷不肖之心而拙以飾之健以任之口銳足以屈人而行其智臆議論滋多國是彌亂主

贈駕部郎錢公叙

今制侍御史代行天子巡狩事諸郡理官輔行所考吏能不若出入人罪理先期以報御史御史受成事而已衆遂指目爲御史私人無論州若邑自監司以暨諸郡公察其辭色自占鞫鞫唯阿之矣理往往繇進士起家以史還報命率與上第非久且召爲御史或給事省中

既內自負而外挾御史權滋益孟重少年無蘊藉以皮目
相恐不習當世之故立私議錯儀畫制若甚辯有口而
施用盪躓甚者以擊斷爲能法若秋荼因緣爲市以長
官邪弊何可勝言哉故理官者衆人恣睢之具而君子
恐懼之府也吳興錢惟凝公舉進士時年甫踰冠而佐
郡溟水之上瑤林玉樹朗然映人望而知其爲君子其
執觚揆藻必準於西京而又善臨池體兼衆妙已舍之
治法家言老吏吐舌自謂弗如所後先御史三數人奇
公才節族之難爲者必以屬公公應手解居恒啞啞言
若不出諸口容貌若愚推赤心置人腹中無不當也問

於遺訓咨於故實下至藿食之謀無不采也車轍遍楚
十五郡吏小大無慮數百千人苟非大故不以一眚蓋
生平履履任使無不稱也伏奸隱慝洞若觀火而服念
踟躕得情不喜原輕繫釋株蔓弭其百苛所至桁楊接
楸委地無不歡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嘗再校藝
棘闈出其門者斌斌士挾策問藝若弗克見然而門無
私謁所言公公言之無不肅也衣敝補食不重味一歲
率其尤在外無敢以脯一束糗一筐入其署署中寂不
聞聲家人并日而食甘之如飴頃者方伯多公習楚事
令會計楚征徭策所宜罷行孰便公去其汰甚者上不

詘國體下不屈物力省費數十萬著爲掣令而最後攝
吾郢牘隆隆山起衝決如流六日而臥閣晏如也踰月
爲之興除其利病以貽久安邑無威福之吏鄉無豪右
之俠農逸于疆女塗于杼而公積勞將六載薦書無不
稱首謂公旦暮召爲御史或給事省中而稍遷郎駕部
更遠之陪京衆相顧失色莫知所以不佞聞之昔人有
飾其媵以送女者媵幸而女衰非女之罪也今天下理
官如公才美醇備有幾使彼爲臺省或爲郎輦轂之下
而公就嘗調平進何以異夫先媵而後女也則又不聞
有美積而藏珠者乎御史給事積也所以爲御史給事

大必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十

人

珠也珠誠在握褐寬博固善何以積爲公家大人南離
先生清修聞嘉隆間官司馬郎一不諧俗脫屣去之公
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豈其今者踐先生之位而中
有所不足哉假令公意在取美官不佞所熟數公行事
皆于世方枘圓鑿而公爲此不爲彼何也不佞竊見異
時他理官卽名爲御史給事一國棄之如遺迹焉不者
陽浮慕而腹誹之矣一陪京郎何所短長而若郡若旁
郡官屬士庶皇皇然如有失也公何修而得此御史給
事之榮不以易矣抑又聞之東野稷之御也馬力盡而
猶求焉故及於敗養由基善息而後射百發百中公爲

理豈惟溷將楚十五郡是賴有北山賢勞之嘆郎署委蛇幸而善息朝家一旦綜核名實改絃奏瑟投大遺艱舍公安之乎於是公之僚蔣大夫徵文不佞以贈公行不佞語戇小孖其不平之感而以兩端亂之夫射御之道亦司馬郎所宜講也

贈武庫郎尹公序

大司馬有子部四武庫司其季也按國典武庫所司政十有六而其大者有九曰根捕曰勾補曰編發曰起解曰清理曰冊單曰禁令曰武學曰軍器兩都並建事權相等其後定都北北不無觝重而南大司馬以留後寄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十一

人

任獨崇體貌居六卿上禁旅營兵南北聲勢相倚江防水戰又或北所未備故武庫所司亦與北無異世襲承平邦政或弗廢壅闕而頃者闔寺以言利得幸爲民鑿齒窳窬海內囂然四夷蠢動竭公私之力僅而定之揭竿斬木山谷間往往告變司馬法當講未有亟於此時者也以將則衛所諸材官與儲之學官錄之會舉者率綺紈游閒習江左浮薄之風舍韜鈴而事文墨安所用之以兵則什伍空虛老弱逃亡十不得一市猾里豪冒籍糜費一旦有警呼召市人具數而已以器則繕造者

侵牟而苟簡督解者媵媵而失期供億者薦賄而虧額

朽蠹與脆無一可仗此三者武庫郎事也非得才而任
之必不勝矣而吾郡理尹公以治行高第擢居其職不
佞竊快中心今而後大司馬省有公侯干城之寄陪京
有金城湯地之固者必尹公也竊以公治郡徵之公從
先後直指使者省方問俗所甄別文武吏數千人舉不
失德賞不失勞如判黑白而執權衡以此選將將必不
得以虛文浮譽干柄用矣所稽覈尺籍伍符曹掾鄉佐
街卒門長游徼嗇夫廝役扈養米鹽煩碎無或設詐相
蒙都肄諸部曲士賞罰明信以此治兵兵不得有脫卒
失伍矣所部倉廩充府庫實雖豆區釜鍾編管秉秆會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十二

人

計必當出納必慎以此簡器器必不得苦惡矣征播征
苗之師公在行間巡功戍賦絕甘分少卒乘輯睦斥埃
烽燧嚴審革筥木薦蘭石渠答虎落樓櫓木樵塹壘備
舉矛鉦鈎鐔弓矢鎧甲犀利堅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
無中權後勁敦陣整旅數萬人如枕席上過糲糗薪水
芻藁所在不乏士飽馬騰爲諸道最卒以封京觀平鬼
方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此已事之明效也今爲武庫郎
得時而駕則有司存且夫

高皇帝之經略未墜於地張皇六師方行天下將于公
是賴而何虞夫國無將將無兵兵無器耶公門下士孝

廉郭謝諸君聞公行供張祖道屬不佞以前言贈不佞
顧謂諸孝廉古者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諸侯歲貢士天子天子
試射澤宮其容體比禮其節奏比樂君有慶數有慶益
地澤宮之事諸君勉之舉者有慶公晉爲大司馬總帥
英雋以贊太平何憂天下哉不佞所稱引武庫故實及
公之已事其小者也以爲之兆則可耳

又

尹公理郡六年治行冠楚十五郡應以臺省徵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十三

八

上嫌諸臺省數進不用難聽之言以摩切左右六年不
復徵拜銓臣念公賢勞稍遷南大司馬尚書郎主武庫
事報至士民籍籍非所以崇獎高第風勸有司也不佞
竊不謂然自中涓出筦礦榷方內麻沸而楚最烈與公
同事者武昌屢遷屢報罷荆襄至下獄夫公三寸舌三
尺法與中涓相角入虎穴履虎尾不在三君子後而
上擢用公曾不疑貳遲留無亦以公所理郡實

皇祖湯沐故國神靈出王游衍而蠢焉旄倪被兩朝首
善大賚長遠矣公毅然不避後艱以身爲民請命全活

此粵枿遺黎副

皇祖故鄉之思而昭宣

天子不忘父母犬馬之愛與諸鷹擊毛鷲爲治不可同日語也蓋帝心默識簡在而以不測之賞行之耶

上遇公恩不薄矣且今任臺省者不言則見短于清議言則觸忌而磯怒而天下益以言爲諱卽輦下諸郎署職事相關有所爭執率不免於簿責語默進退之間跋胡蹶尾無適而可陪京諸曹郎有是乎簿領稀闊休浣日多湖山之勝可供吟眺圖史之富可資學問賓朋之賢可用琢磨遠稽近述博觀約取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若庖丁之解牛見其難爲止視而遲行之故一奏刀而

譟然解若痾瘵丈人之承蜩身若榘株拘臂若槁木之枝故累五丸而不墮而承蜩猶掇若紀消子之養鷄無虛憍無疾視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故異雞無敢應而反走此有道者之所貴而用世者之所先務也吾儕小人爲公謀就常調則詘爲公自謀遵養時晦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寧非便計耶公君子人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豈以郎署臺省爲崇卑南北爲喧寂而有纖介于中易有之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公不借子公力入京城春明天涯不爲不遠不佞方喜公之無懼有譽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亦左耶郡

伯李公使來言公聞命北鄉九頓首言小臣佐郡無狀上不加譴俾得從出入均勞之義奉留都輦轂後塵幸甚無量祝

明天子萬萬壽旋趣舍中兒治裝就道不擇官而效忠非篤君臣之義者烏睹此乎屬不佞文寵其行不佞沾沾自幸庶不愧爲公知己而具述所與士民私相評議以報郡伯用代祖軼者祝辭云

贈廣州守蕭公序

今天下省十有三而司寇尚書郎署亦十有三藩臬大吏諸使者上爰書司寇司寇下諸郎議之畿內及京師諸曹獄亦各分隸焉西人蕭文明爲司寇郎在廣東署中得讞廣以東獄與

天子之親禁軍所劾捕爲姦利者以屬吏事多單辭無左驗歲久滿品輒論功進爵又所主衛尉貴幸臣趣以飲章無敢誰何而君獨與掌距所不合入死比必傅生議是時言者追案故衛尉罪狀逮其子簿錄其家其子以間行金錢冀未減君立縛論如法已奉璽書於越行縣錄囚徒會

今天子初卽位下詔除苛解嬈與民更始君所平反數十百人還奏稱旨居無何拜爲廣州太守不佞考圖經

地志廣州治會城最爲饒奇宏麗有羅浮南海之勝瑋
瑁丹砂文犀瓌象明月之珠沈水之香翡翠之羽雕飾
幾半天下海以南諸國操舸艦斂方物而貢市者不絕
於途守土之吏以中朝縣隔上下相蒙沓墨無顧藉民
始正營思亂而島夷乘之日攻當路塞蹂躪數十郡之
境溲惡民爲寇鄉導黃緣其間所圍奪無算或私相報
所仇憤者而寇退固無恙也故昔者民患寇而今者民
以寇爲市昔之爲嶺南患者島夷而今之爲嶺南患者
朝廷赤子林薄烏鹵邨墟燹肆之中往往而有甚者發
富人冢書而揭之衢曰置金若干某所吾以而之先人

歸爾其得民男女少長亦如之吏相眎縮胸不復問夫
天子所與天下共者三尺法耳使貪吏浚民而激之爲
盜使民爲盜而不知懼則法令不行之過也

上以君奉法無所散誰差而屬君君將何以効之不佞
好觀漢事漢二千石內拊循齊萌而外折衝禦侮無論
雲中上谷有卻虜功彼膠東渤海之盜一旦解散其誰
爲之者今委任守臣意寧與漢殊指乎環千里之地以
爲郡太守主之假令一切行以姑息庶幾所謂長者計
日夜待遷豈不誠便然此平居在內郡則可非今日所
施於嶺海間也君所部縣令凡幾所佐爲郡者凡幾其

人果廉知自將抑有洿行無節如往者乎盜誠不可勝
誅其魁宿不有得主名者乎左右得無保姦首匿亡命
者乎司寇郎太守易官而仕非易民而治也使民爲盜
與爲盜而不懼者如怙終者之必刑焉迫而從盜與盜
自新者如覆沒者之必出焉如此則民不見可欲而不
爲盜盜重犯法而爭釋其挺刃弩矢以從君矣君以尚
書起家不聞舜之所命咎繇者乎曰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女作士詩亦有之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蓋明法可
以弭盜尚矣漢以太守吏民之本政平訟理在良二千
石用君意若是耳不者君爲郎已六載例不當領郡卽
領郡何以在嶺海萬里之外哉不佞不習爲吏第以詩
書所稱質蕭君之行事異日能以尺一之組繫嶺海數
十年腹心之寇而獻之闕下者必君也維時楚二三君
子旣已舉不佞言贈君而不佞又聞廣人言諸夷貨海
錯者委積香山新會之郊其始席藁以居事已輒罷今
稍稍置城郭宮室以相生聚若萬家邑然我兵或藉以
拒賊而賊亦陰與通彼得窺我與賊之虛實而規利是
首事者之計左也君至廣州幸與諸大夫徐圖之

贈梧州守張公序

張罔思公之居南臺也國是方殽亂凡政可問人可適

者無不直言極諫射隼高墻櫻虎負嵎不遺餘力矣卽天下所同聲尊信以爲名世無雙亦致責備賢者之義未嘗少諱公疏出而士林傳誦之不獨當事理饒意氣卽文詞固斐然也其按畿內諸郡吏之不飭簠簋盜跖居民間者戢而不敢肆比及三年政成而主爵推擇爲梧州守再疏報可衆皆錯愕侍御史衣繡持斧巡守一方儼若至尊卽守亦手板庭下趨諾耳而顧使侍御史爲之乎此世俗媚奧竈語君子所不道也古郡守禮樂刑政士馬錢穀一切得專制自辟召官屬今雖不專制而無所不營綜上爲兩臺監司必取裁于守下爲州縣長吏必歸命于守郡有一賢守而上下蒙成夫以任寄論守胡可輕授也國家拓五嶺分兩廣而以大臣擁重兵鎮之治梧州綰輟要害爲三楚七閩輔車唇齒近年東粵遭島寇制府往來肇慶廣州而梧州若以守留後梧州安則兩廣安兩廣安則七閩三楚安夫以形制論梧州梧州守胡可輕授也

上久不視朝君門萬里言者或犯所忌則爲嚴譴或空曹而驅除以懼之直臣卒不以其故不言言不勝譴則爲若不聞以愧之雖深宮稱朕而忠佞是非鑒別不爽公封事後先數十無一違拂簡在深矣夷人犯東粵邊

州赫然震怒黜制府爲編戶更置諸文武吏

上以公言事深切著明可見行事梧州重地非公不可
守用公意良厚于何徵之故事臺省臣內入爲卿寺外
出爲監司郡守甲乙衰差有間矣而五六年中臺省爲
卿寺監司者歲不乏人除郡守則屢見公是寧無故物
留公以重言路故不卽許繼用公以重郡守以重梧州
以重兩廣故不竟格爲公計者精白一心展布四體奉
揚德意之不遑而何乃以俗論纖介于懷耶不佞於公
無素有母弟爲蕭令不獲其上覆沒深文之口公特移
書當道分明之每懷古人如實出已之感未有以報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九

人

而會公同臺徵言贈公因具道不宜菲薄梧州守之大
指如此竊又有感焉守令親民而令爲最守與令亦最
親今之賢不肖守耳而目之校監司兩臺最真張公爲
令以治行高第拜侍御史其于守令相與相成之道至
稔孰也察不令弟蕭令于衆惡中而杖拭之言舉斯心
開誠布公詢事考言以民之視聽爲視聽以民之好惡
爲好惡愛憎毀譽不好其間使諸縣令賢者進不肖者
退柔遠能邇異時下璽書賜黃金良哉二千石選諸所
表以次陟公卿如漢元康詔令必張公其人也同臺以
不佞言爲公祝較于郊公皂蓋朱轡駕五馬而東望之

翩翩欲仙矣

贈郡丞林公序

古者天子有四學分東西南北以旦晝夕莫入學其教以貴仁貴信貴德貴爵其設官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後代四門六館官師倣此矣國家設太學兩京並重大司成少司成爲長諸國子先生分職從事建首善自京師始鎬京辟雍譽髦斯士以楨王國以綜天載可不謂重事乎而寢乃以其儉素不崇篤如韓昌黎杜少陵所謂坐客無羶號寒啼饑者時有之然積資推擇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二十

人

侍御史爲諸曹郎佐郡守守州未始不優異也頃者

上厭聽言臺省罷不徵諸曹郎亦久不調而南海林公

從國子先生擢丞武昌郡自秦罷侯置守郡有丞以佐

守郡事無所不領武昌在今爲首郡兩臺藩臬諸司治

焉所部州縣凡十當江漢之會西控荆襄而東襟帶豫

章潛畹爲畿輔扞蔽嘗一絀禍於貂璫再開釁於朱邸

而歲苦水溢田卒汗萊人胥倉息隄繇不息役及踣跣

萑苻之盜與山谷之揭竿者變告相尋則今武昌亦屠

牛之大輒伐木之盤根錯節矣林公嘗爲廣文在長沙

舟車所至采問謠俗中有成算故簡擇而使之也昔之

爲郡丞者若黃霸之於河南劉平之於濟陰趙溫之於
京兆徐平之於丹陽郭絢之於涿郡敬肅之於潁川張
元濟之於高陽皆位躋卿相名編史籍丞何負人哉林
公兩政在教士夫士也豈徒以文辭爲業科目爲榮貴
其用世耳以用世教士而薄用世若曰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當不其然夫楚亦有故實焉宗人之不嫻於教令
也爲三閭大夫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可矣州
邑吏有賊穢病民也爲從事按收沙羨長一郡震悚爲
上有清使君下有清江流可矣水之爲患也爲海墮爲
千金爲石堤爲右史渠爲大講荒政全活災民爲出常

平賑貸有罪不以相累可矣盜賊之多有也爲勒兵界
首檄賊思自安之宜爲稱使者詣壘受降盡焚攻守具
爲以防江利害移書時相可矣如是卽郡伯與諸臺倚
公若左右手民仰公若百谷膏時雨楚支郡袷式公若
正鵠準繩武昌以公稱重地郡丞以公稱重任比德古
人其尚有無窮之聞哉余有同產弟爲公同寮講通家
世好公行徵余贈言余郢人也於公爲鄰國之民以事
久客金陵徼天幸得歸道必經武昌計公政成多暇折
簡相招使從賓僚之末躡高屐坐胡牀奉杯酒殷勤歡
西門之柳南樓之月山之鳳凰磯之黃鶴洲之鸚鵡晴

川之煙樹得寓目焉至夫頌公善政慶公登庸楚雖不
腆如公所造士能文者固不乏人姑以余今贈言比於
樂之拊鼓始奏以文耳

贈郡丞陳公序

國家初創業急需才士或徒步取公卿承平以來有限
制不得驟貴獨師儒之官待以不次國子學錄階將仕
佐郎而遷郡丞奉議大夫相距十等崇儒尊師不與智
効一官者隨牒平進也往余識陳仲猷公車中才情卓
爾不羣已除曲周廣文樹師範端士習登賢能書者皆
其高第臺使數薦於朝遷國子學錄余叔弟助教爲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

二十二

八

舍郎相知日深相得日歡其教諸生如曲周四方英雋
受經談稅以得依歸陳夫子爲幸聲稱冠于六館冢幸
推擇丞紹興郡古人以一歲九遷爲榮以十年不調爲
憾乃一年中踰九遷可謂遭逢之極維是俗論重內輕
外猶曰過庸不篤夫未嘗以時勢衡之也紹興號難治
矣兩浙自臺司以至庫廩抱關擊柝京師自執政六卿
九列臺省郎署與武臣若冗散微瑣曹局胥史執刀筆
筐篋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舞文犯科雲譎波詭者是郡
人也闢寺掘冶征權布滿四方設方略主案牒言利析
秋毫若傅虎以翼若牧羊以狼若驅窳窳鑿齒食人者

是郡人也北虜東倭西南滇播粵亡命其間譎張爲幻
爲細作爲向導爲尉佗爲中行說者是郡人也其術能
交關官禁其力能役使鬼神其害能糜爛華夏諺有之
卧榻無病人訟庭無繫人隣無紹興人以爲慶事難治
如此丞佐二千石爲政談何容易雖然天下安有不可
爲之事不可化之人文翁起學成都招下縣子弟每出
行縣益從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縣邑吏民
見而榮之爭來從學繇是大化韓延壽令文學校官諸
生爲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此爲郡以身教士以士教民明著

者也仲猷教一方士教天下士士服從更化何有于佐
郡郡文獻甲方內文成侯以良知之學繼往開來士大
夫升洙泗之堂入濂洛關閩之室者相次而出文成行
乎富貴患難夷狄無不自得征逆藩蕩劇賊文事武備
取之左右逢源所謂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余指
數三難治之民皆教勅無素鄉士大夫所不齒而文成
學項稍晦蝕則司政教者無以倡帥講貫之過士與民
非異人民待教而興士不待教而興小有聞耳仲猷往
矣文成微言大義嘉猷善政有識其小大之人在師友
最便做文韓守郡故事以所教士法與賢士大夫設誠

致行之移風易俗同歸大道是當事者所以奉行國家
崇儒尊師超等用之之意也仲猷里人孟柴二大夫聞
余言謂不謬書之以贈其行

贈郡丞劉公敘

夫論治必先重士矣遠者無論請言漢事漢興詔賢士
大夫從遊者尊顯之不愛真王微侯之貴以羶悅天下
天下忿秦坑笱而驚漢尊顯吹簫販繒堆埋刀筆之徒
比肩登將相其初破觚爲圓斷雕爲樸已乃與時變化
阿邑倚違大盜陳椽其間遂移炎室東京懲之敦尚節
義友故人而不臣冠邑令於元勳之上士翕然向風依
倚道藝以就聲價日持口吻與權戚佞寺角人賢國祚
俱盡矣西京士重而所重非其士東京重士士恃所重
而過用之太柔則廢太剛則折其得失可鏡也士道陵
遲極於勝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

三四

八

高帝用夏變夷弘薪標之塗山陬海溢弓旌相屬或望
見編氓中褒衣雅拜者輒令隸學官復其身家食之旣
稟布衣朝詣公車暮召對稱旨除目已下其重士如此
列聖嗣之絃綱益恢卽廣厲功令如布帛之有幅焉無
一切猜防之術士底厲名號束修至行高者理窟次者
文苑常者繫功變者殉節相望於竹素間斯亦足明重

士之報已士誠異庸衆人上之人見以爲異而優之清
議所出奉如繩墨少年喜事因是以舞知猜禍一倡百
唯衡行無前夫孰不樂爲士者薦賄拜請博士之籍日
增物莫貴於難得而賤於妄授莫貴於執實而賤於冒
名被何戈以帶見者慚矣呼腊鼠以璞市者笑矣士成
以衆爲強之勢而蹈以似亂真之害人之於士也始敬
愛之中畏之卒易而侮之糾約之出入有譏聚徒有禁
言事有刑脫踐更有罰年至者免告急者削跡弛者錮
終身甄錄者不得踰限在事之臣以刻覈相尚罔密事

叢操若束濕歲汰罷無慮萬人士競競救過不贍氣頽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 二十五

人

不振以去黷序謝觚翰爲快重士之謂何士以衆爲強
其弊近東京之激以似亂真其弊類西京之隨夫穢行
不如立名長諛不如抗顏兩京士蓋大有徑庭焉奈之
何因則廢屨而以士爲不足重也不佞觀今之從政者
喟然久矣郡丞劉公來攝吾邑也邑士修贊者三百人
公不示以少狎色旅見有期揖讓有度士廩廩奉要衆
而公所以加惠意甚盛管大都試其衰然者亟推轂之
其下者亦嘔喻訓誨之人人自謂受公知歲饑發困鹿
賑民士多窶人子首爲周急不待請也邑屬均田豪伺

隙迹重賦公曰無以困吾士士爲宿猾所抵譟絀吏議

力爲理出無淹也蓋往者某子甲爲令持士急士不勝憤而聞以此被不遑聲頃歲上官耳目士無已時士有仰屋嘆耳劉公雅重士又不以重士爲名高士幸爲公重又不挾重以負公兩相得而士氣稍稍信矣有如公數十輩叅錯天下譽髦斯士庶幾復見國家之盛何言兩京旣七月新令來公且還郡士德公無能爲役偕其師三人屬不佞以言贈不佞謂公嘗爲漢川博士拜國子先生皆與士相朝夕其重士固當士必欲贈公言何說而可則前致辭曰公今雖去邑邑故在公宇下第令頌公而謂誰其聽者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輿人誦其上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

二十六

八

君子不以爲譽而謂得民難褒德以風來志感以敦厚意深矣如其負氣矜節遠逢迎之嫌倍揚善之指不亦甚乎是夫兩京之士激與隨無一可也且吾士也言公所爲重士如君所僂指而已庸及其他不佞曰然以是得士足重公矣以是贈公足張士矣

贈郡李尹公序

李尹公之攝吾邑也是時令入計

上以愛子大昏宮中朝夕稱萬年之觴不遑決事以故令不卽還治凡五月甫受代通國旄倪扶掖奔走于郊亭間各以其黨作而頌曰夫孰有清如我公者乎束矢

鈞金之罰不入守藏四方賓客庭實不入行馬嬰瓊瑱
環之饋不入境鷄鶩之膳稻醴梁糗之奉不煩里旅泥
之水白石磷磷是汲是濯而已或作而頌曰夫孰有惠
如我公者乎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
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畢故刑赦囚禁宥閒罪恤孤疾養
老幼追呼絕響繫累絕迹田家何所有酌醴焚枯魚日
謀樂耳或作而頌曰夫孰有明如我公者乎兩造旣陳
片言可折辟者辟衷者衷車輪爲蠹語燭微也匹練爲
馬語見遠也角弓爲蛇語晰疑也夏鑄九鼎語窮象也
齊解連環語理紛也雖有僂巧末置詞矣或作而頌曰

夫孰有公如我公者乎過賓游客不敢借交當路輿援
不敢干澤足恭利口不敢取容金夫錢神不敢請謁假
狐冠虎不敢爲奸利椽曹捧手抱牒受署而退五伯植
立如樞矣四者有一焉吾儕小人受賜無算公兼修而
用之若何爲德若何能違公諸薦紳學士聞之曰美哉
輿人之誦詩書所稱何讓焉不佞以爲未也公所爲大
過人者固有之夫郡體尊而邑卑李佐直指使者按部
甄別吏治參伍刑名威權重于二千石而以下行邑事
繁簡殊地勞逸殊身雅俗殊尚擇便而處人情宜何之
焉公李六年治行冠楚十五郡給事御史天官尚書郎

可立俟耳不鄙夷吾邑而俛焉攝令至再不辭要以上
濟公家之務而下周細民之急他何擇焉此所不可及
者也晚代人傳舍其官務爲苟簡自恣之治況委攝去
來乎公精知略而行之靡牘不親靡成不聽夙興夜寐
厭敷不形殆去之日如始至此所不可及者也耳目睹
記凡爲業者賤椎成而貴龍泉漢文後象罔而先離朱
喫詬結習固然公典法無更偏令無出如臧丈人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如仲山甫澄之不清滄之不濁如黃叔
度略尺寸之短以程材開三面之網以待不用命猶且
問謫譽於路辨妖祥於謠風聽臚言於市蓋郡有病狂

易者走都下爲飛語禍且不測公會不介之胸中卒然
臨之不驚無故加之不怒古大臣識量固如此此所不
可及者也抑不佞聞之厚德不忘舊高誼不遺細是以
踦屨著簪雖敝不棄敝邑傲天之幸公覆露卵翼之舊
物也公他日踐文石執斗杓圖迴天下掌上推恩當自
吾邑始父老子弟何以公去留爲欣戚哉諸薦紳學士
謂不佞言非妄授簡書而奉之公座右竊比簪履云爾

贈郡倅楊公序

孔子稱鄭子產者三惠人也古之遺愛也衆人之母也
而孟子病之曰惠而不知爲政信如是子產亦煦煦婦

人女子耳考其政殊不然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盜之入北宮也庀齊司完守備成列而出攻之子孔之犯衆怒專欲也沮之豐卷之請祭田也非之伯石之辭卿也惡之晉之徵朝也讓授兵登陴也范宣子之重幣也求商環也禮卻之書規之陳之伐也宵突城而入之然明誅不仁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喜之印氏取貨以免囚也更之伯有子皙之爭也姑成所而去之子瑕之不順也憎之子南幼賤有罪也執而放之公孫黑之亂也乘遽而至使吏數其罪縊諸周氏之衢而未加之吏之斬桑山本也奪之禪竈以犖瓚禳火也崇龍鬪洧

淵也止之作丘賦而蠶尾之謗興鑄刑書而叔向之責至弗易也孔張易位富子諫而怒之弗恥也褚衣冠伍田疇國人欲殺之弗顧也豈不烈然高斷毅然無回行然獨行一意者哉其語子太叔政曰日夜思之朝夕而行無越思如農有呼又曰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殺人於萑苻之澤繇此觀之子產非專以惠愛徇人蓋取猛以行寬故孔子曰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惟有義而後爲惠愛之政孟子所謂不知爲政者特就乘輿濟人一時一事少之耳嘗持是說以觀爲政者藉口惠愛絀法養奸政出

多門民不勝病此於孔子評子產之說以辭害意失之遠矣郡司馬楊公鄭人也攝行吾邑事大都能用子產之政深山窮谷單產孱民目不識城府諸徭賦率田部鄉佐主之或託保伍姻近特征橫調以飽市猾之腹而民坐負公令非時得自輸罪其乾沒與丁口影賴者而租率無逋矣大駟擁護貿易之利目語額瞬強折賤買十不顧一販夫販婦苦之莫可誰何公令占數市籍官以時鈎校而辜權均矣無情之訟覈所主謀若舞文者罪如律鈎金束矢之罰以嚴始進而訊牒希簡矣史掾書佐居解阜輿隸僚僕臺扈養居廝舍出入有程而米

鹽煩碎畢舉矣豪爲盜囊橐迹者捕者弗敢問公悉其根株窟穴窮治之渠率就禽而桴鼓不聞矣不兩月邑四封道路平易官室填圻溝洫都鄙廬井之間人各贍其事各展其物宛然有鄭之風矣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卽不無鄉校之口而公終不改度以逞民然後知孤犢觸母驕子敗乳而益信孔子稱子產之惠愛者要以義防之以猛濟之有合于君子之道也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吾邑之民自今其鮮死乎公得代歸郡邑人屬余贈言余謂公以鄭人師鄭之賢者而用其政子產賦詩言志故可述也其

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求規
誨于趙武而趙武請受者也公謝曰大夫過譽不佞不
佞何敢比于子產隰桑之雅大夫謂之矣敬哉良箴

贈郡倅梅公序

梅公往丞閬郡中貴人采推入蜀至界先使人來言將
宣示所領璽書百司悉集聽命余據事理爭之往復譬
曉乃已閬爲蜀門戶有司虞亢則取禍詘則取辱或以
出亡爲解公訶殿入登堂語曰大將軍以容長揖重吾
以揖重君非是不再見且令諸公聞之絕迹君之庭君
亦何利焉旣就坐談議風生中貴人心折氣奪卒成賓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

三十一

八

主之禮而退蜀有司遂以公爲準播酋侵敗王略屢赦
不悛蜀始設制府特簡少傅李公奉辭伐罪許便宜自
除吏余謂非公莫可急使也移公巴郡佐帷幄籌厲兵
轉饟播遂就平制府上功且有殊尤之擢而媚嫉者中
之左遷倅代郡則治上谷越四年復爲丞則治雲中是
時史車夷蠢動虜王西行未返其黨五路最桀驚乘間
狂逞王又物故嗣者弱不能振諸虜人懷異志公聲控
縱送惟意所適帖然受羈縻爲丞復越四年部使者數
以上考聞而媚嫉者復中之乃倅吾郡云吾郡

皇祖湯沐邑非才儻不授中貴人奉璽書視陵園其貴

倨出權使上積漸非一日郡故有興邸田已爲皇庄若
螟特蝨賊之害禾黍潞福二邸請景邸若他官民田中
貴人履畝定稅所至民重足立頻年泮水懷山襄陵蒲
贏胥盡無論稻梁闔人虎而冠渫惡民更附之翼投器
鼠有忌齒路馬有誅非若播與虜莫不知其爲賊莫不
得驅除也當事者以吾郡屬公殆有深指焉雖然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彼播與虜異類公柔之掌上北之堂上
中貴人至不肖猶我同類詎不可化誨懷服哉東漢中
世閭寺擅恣俗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不談此則芸
夫牧豎咩呼之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

相誣深識者謂賢知之過實激成之獨陳太丘持見惡
人遠咎之義行弔張讓其後黨人多所全宥公據德而
物不犯安仁而羣不離侔蹤太丘蜀中貴人得以與士
大夫交爲喜至今相安視夫力競舌鬪身罹患難虧損
國體者懸絕矣中貴人竊柄舞智較十年前何若吾郡
近事見謂小勝而小人道憂爲計叵測公知深勇沉習
此曹伎倆令諸中貴人亦若蜀不播虐於下寧有異道
耶庖丁解牛三年後所見無非牛者批卻導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軫乎公投大遺艱奚啻三
年何有于吾郡然庖丁每至于族怵然爲戒視爲止行

爲遲故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公善刀而藏之此亦怵然
止遲之時也余述公游刃于蜀代已事爲吾郡士民告
使知得所依庇幸甚因以效知己愛助之私焉

贈郡倅王公序

石首王引瞻僉閩憲時於諸生中得今別駕王汝存詩
而奇之名繇此起已督學使崇陽胡正叔來試其舉子
業復佳遂爲第一後則王敬美亟稱汝存可當鄭善夫
行其詩以傳吳江顧行甫麻城耿子健相繼校士無不
以汝存冠曹偶沔陽陳玉叔武林郭不疑西川熊茂初
折節爲布衣交瑞昌蔡伯華故嘗與汝存締社比以郎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三十三

八

典閩試以失汝存爲恨諸君子楚人居半皆與余善又
皆負人倫鑒其推轂汝存特甚余鄉往之且三十餘年
比汝存來爲國子先生而余從羈旅中得奉顏論喜過
所聞念諸君子都爲古人不勝知己良友之感已余叔
弟復官國子從汝存後講兄弟之好方昵而汝存別駕
高州行矣汝存繇明經異等爲仙居廣文部使者推轂
之晉爲國子先生蓋赤城之霞紫凝之瀑龍虎之氣江
海之勝六代之風流標致帝京之聲名文物悉吐納鉛
槩竹素中而士聲應氣求者亦且盡東南之美然徒文
墨議論未見諸行事也今者別駕一軺始展驥足耳春

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此詩緯不足深信孔子不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乎不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乎孔門弟子可與言詩者惟子貢子夏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子夏爲莒父宰退而教授西河爲魏文侯師咨問國政魏稱善國故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子貢子夏能言詩而已而其政事已章灼如是而況能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三十四

人

自爲詩者乎汝存何以治高州如其治詩可矣其詩具有衆美簡澹用以繕躬行和平用以施恩澤閱博用以廣容納明暢用以察幽隱精嚴用以貞軌物當優於天下何有一高州余考地志高州居二廣間土厚而山環遶民被禮讓之教衣冠相尚嘉靖以來頗苦島寇頃漸還舊觀山川妍秀足供吟眺謠俗善良足備諏詢以詩爲政以政爲詩卽於子貢子夏謙讓未遑如前所稱引受知諸君子率長政事不直能詩汝存親師取友無以存沒二心踵武諸君子而興亦自籠蓋人羣且貽諸君子令名曰是不獨知汝存詩蓋以詩知汝存有理人才

於今而後不負所舉也。今天下不以學詩爲無益世用，大興雅道，諸君子其尚靈承之哉！汝存行矣。余日日以冀治理，流聞爲郡國高第，爲詩社中人吐氣矣。

贈樂安令張公序

禮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官師之選，自昔重之矣。國家簡經明行修之士，若登賢能，書賓興者，使司諸邦國，教事其有成績，則徵拜侍從，臺省郎署，若國子六館先生，郡丞若理州大夫邑令，使民興賢，入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夫亦行古之道也。自世襲恬熙，仕宦重內，輕外，又以邑多隸郡，若州體貌稍絀，諸博士遷令，謂隨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三五

人

牒平進，非所以示優異此庸俗人之見耳。孔子當周之季日，與門弟子較言志，論爲邦以待夫用我者，卒老于行，而其門弟子出而宰一邑，如子賤、單父、子游、武城、子路，治蒲，入其境，觀其政，問其俗，喜動顏色，而深嘉與之。子羔爲費宰，以政學至，慮其賊人，子若是乎聖人之重于治邑也。今人寧詎能出孔子之徒之上，而以邑令不足爲哉？三代而後，兩漢最近古，若穀陽、桐鄉、密中，卒皆以一邑治行顯，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歿而奉嘗傳，諸史冊爛焉不朽，彼其時王侯將相，名湮滅而無聞者，何可勝數。由此言之，令何負于士君子乎？蒲騷張

公士之登賢能書賓興者也諭吾邑四年矣距其家百里而遠人情土風無不諧合公淡然易簡處於寡營之地冗焚填委撓而不雜倉卒造次感而不遽神情暇豫而興致悠遠雖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慎重於辭受取予率其弟子以修上之功令色笑匪怒小大服從離經辨志敬業樂羣部使者數薦于朝擢令樂安以行樂安在豫章爲文獻國其士多秀異經學有師法而清議在衿紳出爲名公卿入爲鄉先進以倡率其民其民朴茂有家塾黨庠有宗約門範公因勢而利導之豈必改絃易轍迺辨治哉公廉而不激靜而不弛簡而不倨惠而不徇豈弟君子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吾邑士辱公宇下強教悅安業有功緒其于治樂安之民何有且公嘗校士豫章所甄拔皆一時民譽樂安人傾企久矣一旦承顏接辭飲醇挹清當有不令而從者異日豫章稱賢令必公其人可前知也夫高位重祿權勢薰灼人如日及華蟬螭羽安足羨哉公令樂安誠編德兩漢循吏又進而希孔子之徒則吾邑人士所望于師亦公自待宜然耳

贈廣文賀公序

今天下所謂官師者兩都則司成外則督學使與郡邑

之廣文是也。同成體尊下有六館諸博士奉行之學使。歲按部試士不能與士相守而分亦相懸。惟諸廣文日與弟子游處其堂廉不隔而意氣相通。行能得失易察。故論教莫要於廣文而多以明經久次除日莫塗遠。倒行逆施安問師道。惟孝廉乙科授者其才力未艾。資格未量。士嚴憚鄉往之。然上之人率以爲散局不甚優異。而諸孝廉自視爲仕進。假道計日月待遷。比來士習驕矜。僕廣文每折節下交不能抗法。或第省試文藝。相可否或却贄餽以自全其名。而於長善救失之指謙讓未遑也。乃今見之賀公云。公甫冠值歲凶。王父與其父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三十七

八

相繼捐館。舍痛深。創巨。鷄骨支床。見者憐之。而又市其田廬以營葬。以養其王母。與母少暇則誦書不絕聲。蓋衣僅掩形。腹纔充虛而已。王母故佞佛。無何卒。公三年不肉食。爲誦竺典。以祈冥祐。庚子舉于鄉。再上春官。念母老宜祿。養得桐城。廣文未期年。母卒。服闋再任真州。真州距公家雲陽一衣帶水。士習聞公安。貧行孝之素。而服慕之比。至咸洗濯其心。以聽令。公察其好修者。獎之。敗羣者。斥之。諸以非禮加士者。正之。宣導其鬱抑。而周卹其艱難。三年而真州士翕然向風。諸臺使若學使。按部見士之衣冠有度。進止有儀也。問所從來。嘉公薰

陶漸染之功數下檄褒勞焉于是公且偕計士飲其德者徵言不佞爲贈昔漢第五伯魚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賀公於諸士未嘗有功令操切夏楚收威而士居則樂從去則不忍別如是蓋身教之入人深矣漢史稱伯魚峭嚴爲方非夫豈弟之士省其奏議歸諸寬厚將懲苛刻之弊使其然乎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未可以中和言然則伯魚之身教亦苟知之未允蹈者也以余觀賀公不言而行不督而成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兩者胥有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士與民非異人賀公旣以豈弟作人自今以往尊臨千里師保萬民軼伯魚而上寧有二道亦猶所以教真州士者而已矣寧惟公卽真州士欲不負爲公門弟子亦若今所以從公身教者而已矣不佞夫何言之有

贈洛陽分訓胡公序

夫世之譚教學者則孰不誦法孔子哉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天下天下士從游者多名世士考魯論家語及文翁石室司馬子長世家所載無慮百人若季路子夏冉求尤以政事文章褒然首稱然每不爲孔子所與顏淵終日如愚不見其所能蓋眇然儒者也而孔子獨亟

稱之晚又得一曾參以魯名者始出其所刪述易詩書
春秋禮記之文與一貫之旨授焉豈二帝三王之道必
夫愚與魯之士不以外物緇於心然後可與共學而要
其至非夫以才名自喜者淺焉莫得其當也乃睹于近
事則學者務矜奇眩能以博政事文章之譽而鮮醇默
長厚之行有之則羣聚而議以爲是迂略無他長者也
世方宗孔子之道而所趨倣顧大相刺蓋蓋士之失教
久矣余邑小岡胡公色木而詞訥闇然篤行君子也平
居未嘗以一言一行求知於人人亦未嘗以一言一行
之能譽公凡世所湛酣戰鬪淋漓豔冶之慾視之若幻

夢之適也非鄉所謂愚與魯者之似而孔子所亟稱而
獨與者哉而今且儼然爲洛陽士師矣洛陽者成周之
風教在焉至宋二程夫子復以理學化其鄉人孔子蓋
周人也而顏曾之後惟二程得其傳意必有愚與魯之
似可幾於道者出於其間乎以公素所自持與斯人習
而誦之當不以爲迂將樂從其教令孔子之道明河洛
間自今日始矣夫羣一方之弟子抗顏而爲師顧不鉅
且重哉而世人率厭薄不爲無乃以其秩卑不得與州
縣百石之吏伍卽有轉徙亦不過州縣之吏止耳議者
欲稍增損故事簡天下博士官立師道者尊顯之以修

孔子之學且見施行公往矣登學宮而拜孔子於庭自天子以逮士大夫師祀孔子執弟子禮甚恭而顏曾首配食之彼以政事文章稱者皆退然其下士其爲彼乎爲此乎公勿以升斗之祿自卑其身不爽其素以教士弟子安知世無訟功者出欲尊顯公以風勵天下乎其有與否不必論而有功孔子之門實與二程相後先矣何至若政事文章者之教其徒流而爲商鞅莊周爲荀卿李斯以決裂孔子之道爲也于時郢人官轂下者咸觴公於郊而謂余從史氏後宜有言以贈以故述余昔日所知公與公異日可不負余知者其論如此公有冢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四十

人

贈汪提舉序

汪本一年踰冠游太學有聲而以例授提舉階從五品奉議大夫國制惟士之舉于鄉進于南宮者以高第得除郡丞州守稱大夫而本一自太學生一旦坐致之知交豔其遭遇之奇修幣展賀請余言爲先余謂此未足奇也秦嘗置爵二十等賞功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武帝時亦置武功爵十一級至樂公樂卿其後中平之間

鴻都榜門西園諧價段閭樊陵張溫諸人雖有功勤名譽皆先輸貨財後登公卿至有因傅母拜司徒者汪君起逢掖而列奉議大夫於秦五大夫第九級相等非穹貴也漢五級以上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則與今提舉得領職爲政畧同耳考漢初文帝募民實粟塞下入六百石爵上造稍增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景帝詔訾算十以上得官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者不得官定令訾算四得官無使廉士久失職蓋懼民之逐于淫末而儲蓄不豐也立入粟之法懼吏之貧乏無藉而誅求無

厭也立訾算之法致富者多賈人所謂有市籍者也貲不及算與及算而爲賈者不可得爲官所限衆矣雖無當于古人任賢使能之義而務農重穀崇本抑末猶得隨時救敝之宜及武帝踵秦故轍吏道雜而多端名器益濫而官職始廢耗雖然士君子顧自立何如豈爲世資坐自拘哉就漢事論張釋之爲騎郎司馬相如郎爲武騎常侍皆以貲進然而釋之十年不得調久宦減仲之產相如游不遂歸而家徒四壁立彼其始進欲有所用其長非苟而已余欲本一之爲釋之相如而後可賀也卜式以獻錢三十萬拜郎中至爲御史大夫封侯黃

霸以待詔入錢賞官復以入穀沉黎郡補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官至丞相楊僕以千夫爲吏至爲樓船將軍封
侯名著于史賞延于世人詎以前事少之余欲本一之
爲式霸僕而後可賀也夫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老氏之
術也垂索而入稊載而出管子之術也以自市且以市
人市心之不克則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安望其日
引月長比德於士君子之林乎本一勉旃國人將屬耳
目焉寧獨知交西漢五子彼丈夫我丈夫也有爲者若
是亦爲之而已矣

贈汪照磨之河南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四二

人

汪氏崇陽右族也其先世姑無論自余所聞則集山公
有子四人長爲鹿門公仲爲白泉公叔爲大泉公季爲
臺山公皆以儒術起家大者爲列卿次亦不失爲郎再
傳而春谷七峰少泉方山四公又各以文章政事翕然
聲稱於時余嘗與春谷公子同薦於鄉而公從弟方山
公則家大人同年友也比入官來復得從臺山少泉二
公遊蓋自余所見莫非一時人倫之望何其盛也今年
夏臺山公授河南按察司照磨以行諸鄉人相與餞公
於郊而謂余在通家之後宜有言以贈余因語之曰昔
者漢世多循良之吏而考次其政大都善擇丞史從事

之賢與百姓更化而已丞史從事之賢往往擢爲長吏二千石或進爲九卿故人人自愛而守令之治易舉夫以守令郡邑之治且藉於共理之人而況觀察重臣乎余聞照磨之設也篆司於官牘具於吏叅衆謀廉羣蠹跡日月之實駁行否之故觀察使受而斟酌焉其爲事至繁而爲責至要今則不然篆歸於上吏不呈牘卑疵而進纖趨而言咫尺之務不敢有可否甚則以奉御史中丞直指使者奔走云耳此豈國家所以因事設官之意乎始由一二隻詬之夫操篆爲市上官稍奪其權久乃沿習爲故常而居是官者亦幸冗散可以自便易於

順上官意指於是官職日益耗廢而吏率厭薄不肯爲若然則人自負官耳官何負人哉臺山公材足以弼政行足以摩德日周旋於觀察使之前彼爲觀察使者有能如漢守令知人善任者乎則將舉公儔伍之中使復修舊職以裨贊其業而無負國家因事設官之意且令世之居是官者皆奮然灑濯自新矣昔人爲潯陽小吏以公卿自守牛衣窮臥志攝京尹後卒踐其言彼其能足以受知於上也卽上之人知公與否不可必而所自爲計誠不宜薄且小矣公圭組世裔待次內庭之拜已二十餘年乃自請居外舉世所厭薄而樂爲之此中殆

有過人者當不以官崇卑人知與否爲重輕也公往矣涉汴河之陂步大梁之墟當是時王公貴人烜赫震疊者豈少也哉顧其姓名已湮沒無聞遺宮故室頽然於霜露荆棘間爲童豎所歌游而巋然獨存者夷門而已至於今行道之人猶指而稱之曰此侯生所抱關而隱者也嗟乎士豈必擇官而後立名乎公於此當必有爽然自失者矣

贈羅田康倅序

有人於此資適逢時身名俱泰尉薦褒勞之書重足而押至衰序官簿游登華廡可以爲美乎夫鷄鶩疑鳳六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贈序

四四

人

駁疑豫章則信目難鄭賈市朴曾母投杵則信耳難楚人售珠檀葉公好畫龍則信心難譽阿而賞膠東甚哉其相蒙也便文自營崇奸墮體朝除倉虛使民眊眊胥讒職此其故故不足貴也豐蔀之下達市之中胡老婦孺歡樂而名言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可以爲美乎夫嫗乎菜芭歸乎田子是小惠可愚也從子七衣命不告人是積威可劫也麤裘者投楮衣冠者殺是非常之原可懼也至于郡國造歌謠頌功德三萬言前後上書四十八萬人而紫色轟聲餘分閏位禍爲天下烈矣故不足憑也世江河而人罔而今之時兩端總無當於情實

三代遺直僅存博士弟子之口爾小吏阿邑上官飾聲
飾色以掩耳目士居約勢不能進退人人易視之非有
褒刺之權黜陟之柄能使之掩不善而著其善也得
不
斷知失不及蓋其睹聽審矣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聲衰
而鞞投之無戾難以家喻戶曉士悅禮樂而敦詩書明
習當世之故不出戶窺天下非若細民固陋舉一而廢
百也非狃公賦等之術能悅其心也揚扃古今上下人
物其品騭公矣國家倣周列士獻詩漢采賢良文學之
議一切察舉孝廉忠義貞烈表宅里而祀瞽宗須博士
弟子上狀甫報可厥有旨哉邑幕泰和康君蒞職六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七 贈序 四十五 人

四境之民吟之自御史中丞直指使者若監司郡守下
檄旌嘉君以數十計君乃得遷羅田簿屆行而博士弟
子設祖道供張東門外稱君賢類若畫一不佞從旁贊
曰美哉康君之行也昔者齊鄒忌形貌昉麗朝服衣冠
而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徐公何
能及以問妾妾亦曰徐公不如也以問客客亦曰徐公
不如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暮寢而思之
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
我者欲有求於我也入告於王令羣臣進諫齊國大治
康君在事久諸君子無所謁比去而後惜之君自慕擢

簿于銓格誠優異然何所加諸君子今日之事諸君子豈有私若畏若求如鄒忌之說者哉片言重三軍而隻字榮華袞此之謂矣不佞辱在史氏後且有諸君子在固不爲虛美也

贈廣文江公序

汪士能有節槩丈夫不苟諧於俗余兄事之且四十年其子子桓清揚韶令好學善文爲宣城江廣文公壻以父執事余廣文子年少有儁才同子桓從師金陵以子桓父子之好就余談藝余因是以知廣文廣文爲吾楚耿恭簡所拔置諸生籍自是督學使七人試皆高等五大澗山房集

卷之四十七

序四十六

人

入京兆不第而以明經積資貢于廷除今職云少游學皖失父跣而奔哀感路人爲父卜窆窆則自曾王父以下七喪具舉累歲授徒月奉悉付土木不以煩諸父昆弟事母色養終身撫其仲弟以本業之屢誦不問爲之繼室共釜而炊白首如一日從昆弟客歿者衣食其孤寡兩孤得自立族數千指自祖以下折爲二或闕于墻爲訓誨調劑時靡有爭其家中丞創始祖祠公雖食貧竭力從事精衛填海至誠動衆祠是以告成又爲聚星社教其族之學者而置田食之族名士登賢書應制科相望門下弟子皆一時選若家侍御史殷詮部魁然者

也宣城故多文學節義奇雋之才而抗激太過至以遊
戲毀傷鄉大夫居室其少年豪欲其心於卿大夫棘蠅
羣飛市虎送至詆謫師長污巖憲臣法紀蕩掃亦東南
大魄異公日坐臯比持一編諷誦與士相質難評議思
不越畔言不浮行士相觀而化不敢以虛憍恃氣託之
剛果凌厲詞察託之高明放侈踰檢託之恢弘斌斌然
文獻舊邦矣抑遵何道而得此昔魏照求事郭泰供給
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
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染朱監人有從劉獻之學者輒
謂之曰子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然雖
復下帷針股躡躑從師正可博問多識土龍乞兩眩惑
將來其于立身之道何益江公以孝弟忠信持身所謂
人師其善教得士也宜哉會士能携子桓就公邸中婚
過余徵言以贈余年來賸聞公素履甚詳不知其人視
其友不知其父視其子豈其爲譽有所試也子桓復言
公始生之日在仲春宜有祝辭留頌不云乎載色載笑
匪奴伊教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第采是詩與宣城翁生
絃歌之可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楊孝廉序

嘉靖間華亭楊奉常公爲給事中劾奏光祿丞不法丞
詭辨以誹謗誣公公遂遭大禍天下壯其言而悲其冤
至隆慶初追錄公贈奉常任子而其孫世叔承之入太
學已遂登京兆賢能書天下快公之以忠而食報而余
遊吳越間聞孝廉行事不媿爲公後久之其姻兄弟沈
孺休者來問公家世及孝廉則孺休爲涕洟齋咨言世
叔也蓋孺休之世父太僕公與奉常公善其子稚休復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一

嘉

與世叔善而太僕公與稚休先後卒稚休之卒也手世
叔而屬以後事世叔泣而諾遂以女室其子泰階泰階
無父而有父沈氏無家而有家太僕公之裔不堙替爲
隸園則世叔之以也無何泰階又卒遺孤未脫襁褓太
僕公清白吏故無長物而子若孫不幸蚤世產益落兩
嫠抱孤雛倚四壁危如一絲繫九鼎然卒使孤不孤未
亡人忘亡太僕公不爲若敖餒鬼則世叔之以也昔之
敦友誼不以變故二心者若季友之於原仲叔向之於
司馬郈成之於右宰任末之於董奉范式之於張紹朱
暉之於張堪朱震之於陳蕃許敬之於周伯靈郅暉之

於董子張申屠蟠之於王子居壹泓之於應詹何祗之於張裔裔之於楊恭曹眞之於朱讚崔琰之於公孫方宋階華歆之於鄭泰紀瞻之於陸機兄弟或療疾赴葬或輦棺修墓或下泣割宅或置產分邑或賑貧報讎止矣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未有以其子而委之孤兒寡婦至其子少而寡寡而貧而不悔者友義如世叔豈惟今人卽古人未之或能先也漢楊寶置病雀巾箱中採黃花藥食之瘡愈飛去且爲黃衣少年持玉環來報楊氏四世三公世叔爲德于沈氏視寶孰多而奉常公死視伯起最酷天所爲報殊未愜於衆心今而後世叔福澤殆未可量矣孺休又言其邑人陸宗伯公於太僕公三世有恩禮夫陸公科名德望官位壽考及其子孫之盛何必遠慕楊氏以此方世叔君子不謂之善頌善禱乎雖然世叔固不望報而施者也余特論序其事以風勸世俗云爾

贈胡翁序

昔者陳敬仲之生也筮而得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受室懿氏也懿氏占之曰吉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是以宦于

齊至桓子而始大至成子而得政與占筮合春秋傳之
以爲美談不佞謂陳之代齊信光遠而有耀矣公侯子
孫必復其始然且須之八世之後蓋開國承家若此其
不易也以所見豫章胡翁者豈不殊尤絕迹哉翁豫章
人也族強大而蕃庶中葉稍曠墜翁奮然曰夫邁種亢
宗不階尺土者非人也耶豫章家禮樂而戶詩書公卿
相踵于朝翁少治經生家言富貴利達可拾取也委而
去之吾聞盛世比屋可封貴有德耳必封而後可是令
天可上地上安得民也豫章人衆而地迫隘卽名家名
田不能踰百畝翁乃西遊楚至竟陵樂其土風而卜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三

嘉

焉舟車之所轉輸廛肆之所居積耒耜之所耕殖機杼
之所織絰錢刀果布輻湊其門而翁遂與千戶封君比
人矣翁丈夫子三人各因其材而授之業曰吾踐儒之
實而不居儒之名吾將使吾子循儒之名而責儒之實
于是命伯子叔子爲諸生使後之人信韋氏之一經勝
齊魯之黃金滿籬也處乎官與民之間資其力可以禍
福人行其德可以利益人莫如掾于是命仲子爲郡掾
使後之人信東海之高門繇于公郡決曹始也伯子爲
胡氏大宗使居豫章仲子叔子爲胡氏小宗使居竟陵
三子率循翁之教爲諸生者文有名爲郡曹者文無害

子復有孫孫復有子絃誦答響纓綬交錯郡國守相擁
千旄而過存下羔鴈而致聘而翁春秋八十矣往來豫
章竟陵間所至皆爲祭酒行讓路席讓左矣夏溫室之
居重茵列鼎之奉不移而具婉容愉色之孝分甘繞膝
之樂不一而足授几賜杖之安惇史乞言之典難老黃
耆之誦不謀而同而翁所居重于千乘矣夫敬仲之開
國承家也席資先人翁居布衣之位何所馮借光遠而
有耀于彼于此千里若比肩敬仲五世八世貽所不知
何人翁子孫多且賢身親見之其營綜孰與敬仲難其

大沁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四

嘉

時帝舜之胄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與其神
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封之陳是爲胡公子孫
以謚爲姓則翁之世系與敬仲實皆出自舜創業垂統
跡略相當而敬仲以避難羈旅翁以逍遙游人間世事
半功倍翁老不忘故鄉今且歸丘陵草木之縉十九猶
然顧而樂之而況乎開闔增高丹牖增麗食指增繁田
疇增治體貌增隆神采增王里中望其衣冠軒舉如神
仙中人視敬仲之不得返國情景懸殊則豈惟人力要
亦有天授焉不佞雅善翁叔子叔子友十餘曹徵不佞
文以寵其行蓋不佞家亦從豫章支郡徙于今八世祖

贈汪士能序

父有開必先而不佞輩不能紹明之其所服慕翁深矣
新安多高貲賈人方內寡偶自左司馬汪伯玉先生以
文命代郡文學士蔚起不可勝舉汪氏之族待而興者
亦數十百人往余游先生所以弟二仲從時過士能齋
中士能於先生二仲爲再從弟豪於貲與酒而爲名醫
吳橋婿有謝公劉夫人風先生數舉以爲謔士能愛先
生詩而學之不輕示人而好施好客卽先生二仲資如
外府其人魁岸美鬚髯饒酒德出謀發慮切中事情里
人善之爲贈詩二章別去凡二十七年見之廣陵則鬚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五

嘉

如珂雪而貲益落其婦晚年爲門戶計置助造者舉子
保抱攜持不啻已出今十許歲就外傳矣仲淹與司馬
久卒獨仲嘉在士能婦亦卒司馬仲子最賢近亦卒士
能言輒涕落而豪爽之氣自如飲之酒問可若干曰尚
不失故吾又貽余詩及其他詩皆有情致如王謝家子
弟舉止楚楚與俗輩殊余因慰士能善哉天之玉汝於
成也假令當盛年家富厚衣食之欲恣所美好將賄招
媒挑擇稚齒媿者盈其室而婦不爲禁制勢必以好
內病寧有今日且不必有子卽不然鑄山煮海子貸金
錢義尙大編蔽江上下轉載百數谷量牛馬比一都之

君以役僕其鄉里連車騎交守相抑齷齪纖膏筋力作
守錢虜止矣又不然汨沒糟丘肉林間畢世不免爲僉
楚安所得是詩而稱之比于高常侍晚年精進乎子之
太父守中公父支時公皆隱君子譬諸作室樸斲而丹
雘之矣士能曰某不敏席先人之餘日以蹙削責將誰
委雖然有酒則醕無酒則酤醉則臥醒則詩貧富壯老
如一日也其言幾於道矣已仲嘉至復垂涕談往事吾
失兩兄以是弟爲一臂而業中廢惟不侵爲然諾無改
于德復能作吾家詩不負爲吾兩兄弟吾晚歲兩人相
於差不損歡樂之趣徼天之幸猶及與使君飲於斯歌
且泣於斯也余起酌酒而壽士能吾三人者別二十七
年而會恍若隔世子安子貧吟子詩縱子飲待我更二
十七年而更會較今若何士能謝幸甚仲嘉听然曰使
君善自謀誠如君言不佞並受其賜蓋仲嘉長余三歲
士能少余一月

贈費無學序

鉛山費無學以才名東南有年所矣余始得其園隱集
讀之雋爽華贍蓋秣苑之雄也旣得其甲秀園集讀之
奧深宏肆蓋學海之宗也又得其家訓讀之典則醇正
蓋儒林之高第也會豚犬子入南雍無學方居上舍余

因緣辱在下風而以謝事歸田不得久處都會從遊無
學亦有愛女之戚請急還過余曰何以贈我夫三代兩
京而下論才宜莫如曹子建初見邯鄲子叔科頭拍袒
胡舞五推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次評說混
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
優劣之差古今文章賦誅當官政事先後之宜用武行
兵倚仗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子叔嘆爲天人余奉
無學吐屬曠若發醢鷄之覆也不減此矣子建遺文或
稱其清詞妙句焱絕煥炳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
不敢追或稱其骨氣高奇詞彩華茂情兼歡怨體被文

質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無學每一篇成貴
賤競寫紙肆長價不減此矣竊有所不足於子建主賓
邂逅逞露傲倨固已非禮其與人書曰少小所著詞賦
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又曰仲宣數子不能飛
騫絕迹一舉千里孔璋之才不閑詞賦又曰劉季緒才
不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捩利病高自標置不欲人
異議其兄子桓以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年壽榮樂
皆所不及噉名于此特甚其爲人也無親而護前廢立
之恨寧能一日寘諸懷子建不明夷養晦而振振然曰
莫我若也可謂不知子桓書示吳季重文人類不護細

行得無謂子建耶免禍幸耳無學家鼎鼎閱屢世非
若曹氏刑餘養子崛起暴貴而年方壯才籠蓋人羣退
然常有以自下余不足齒之僉折節認爲恭識量度越
人遠矣余何所持而可爲無學贈詩曰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子建于天下一石才獨擅八斗爲文章家繡虎七
子而下無可比肩然直諒多聞益友爾時故不乏人其
爲苦思行曰西岳隱士教以忘言容是子虛烏有之屬
那子昂爲家丞防閑以禮法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劉公
幹書諫之曰子昂玄靜澹泊言少理多楨不足同貫而
禮遇殊特顛反疎簡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
士招謗其罪不小兩人大是子建藥石聽之藐藐卽矯
志責躬頗多見道語莫之踐也世有子建何可無邢劉
輩余友魏辟疆言無學孝于親弟于弟睦于宗黨朋友
自尊人太僕公沒後河山可拔者朝市不顧桀黠奴開
闕牆之隙以默止謹相善如初所司辟孝廉方辭不就
貽鄭太史書言苦二十有二端人情世故歷試備嘗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邢劉所爲愛子建而莫之助者
無學復奄有之余舉君所有以贈君傲君之福不濫先
朝露君致身青雲之上猶然今日費無學也足矣

陳貞父江南名士也嘗令寶雞不佞方視學關中行縣延見貞父其貌魁然其言論侃然其左右平平然其學無所不窺其政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古之遺直遺愛也叔向子產其人哉不佞不敢以官屬事貞父願得爲布衣交貞父許諾自是尺牘往還兩人莫逆於心明年不佞復走寶雞試士竣貞父謬以不佞爲知人曰有子耕也才恨不遇足下每奏其文讀之不佞爲之盱衡擊節而狹小西鄙之士亡豪易高也無何貞父遷光州不佞遭大故貞父使使相弔又以穉登所爲舉子業眎我業益進是時貞父方上書謝病曰與足下見無期柰何頃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九

嘉

之馳一介報貞父則貞父已沒獨以穉登書來而不佞哀可知也今年不佞游吳不得一酌酒貞父宿草之墓而穉登緣雅意所以臨存貺遺甚厚會且別出自練櫃中乞一言之贈以識不忘不佞謂穉登子之時義若古文辭深美猶吾貞父也子總家政辦治字諸弟和浹遇父執恭而有禮喜延納天下士多長者之游然不爲比昵猶吾貞父也不佞將何言雖然非所以待貞父子敢不薦聞蓋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昔者而翁爲文人爲俠客二十年未已也而更爲良吏爲良吏十許年未已也而更爲理學爲玄宗獨不觀其化時語乎是數者一也

持之而無上人心則一用之而無見迹則一一則醇白
備不一則小丈夫之操耳吾鄉者讀子之文氣英英勃
勃使人畏之既三年而渾龐博大使人敬之又三年而
溫雅有醞藉使人愛之是所謂日益日損者也其何難
於爲貞父哉禮曰父母之所愛則愛之父母之所敬則
敬之緩急相護死生不相倍凡以重父子朋友之倫也
而其流爲市恩爲植黨此與友其人而路人其友之子
友其親而路人其親之友以言乎失道則均矣故善爲
損者必益善爲益者必損豈惟績文修行卽以通於交
道可也吾當與穉登共圖之

贈孫照隣序

新安人好形家言其親沒必求善地而後葬或度之別
室或厝之郊外道左而屋之或累數十年其家饒或
易得地先葬三月書而揭於衢至日四方之客與萬貨
百戲俱集主人盛供張奏伎樂以饗賓而爲之辭曰無
令亡者寂寂也設高臺置木主其上皆束以文繡邀貴
人題主累金幣爲謝更輦金幣徵貴人碑版之文以媵
鄙小里中兒緇黃懺禳費復不貲相沿爲俗莫之非也
余所知孫照隣其父長公沒如期而葬芻靈明器如式
而止色容顛顛視容梅梅言容繭繭禮也將虞則請諡

于太史氏非已孤暴貴而爲父作謚也禮也將祔則特爲小宗祠制同于寢儀同于薦禮也韋布之士能以一字袞鉞人爲之誅爲之傳爲之輓卽貴者如相國司徒生平不諛墓其言信而有徵文而傳遠旌之有銘也史之讀賙也賙贈之釋算也于古有之禮也人無不稱照隣孝而不知照隣之孝在有禮孔子論孝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論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禮之實在節文斯二者節文之多莫如居喪古者學士大夫講求固非一朝夕比其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兢兢唯恐失之慎重如此新安人葬祭其親豈不曰孝

然而非禮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何以殊哉君子所恥者三其親無美而稱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照隣貽其親令名有節有文不過乎物率禮不越可謂孝矣余又聞長公有荆園一草一木一石悉手所位置種蓄照隣不有也而歸之叔父別爲奕園于其側以志羹牆之慕天倫同氣莫如兄弟而有好生分交相愉縱尋斧于所庇況其子乎照隣愛父母所愛敬父母所敬在彼猶在此體親之心沒世不忘達是道也兄弟旣孺父母其順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其爲孝奚翅一身一家哉會照隣謁余祠記歸諸交遊謂余宜有言以贈人稱照隣操

翰成章灼以揚藻斐以敷艷此詞人小技也輕財樂施
振人困厄賢豪長者日造其門此俠士豪舉也夫孝百
行之本貴本之謂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
乙是謂太隆舍禮奚適哉余深嘉照隣用禮以行孝蓋
先立乎其長者特論次之是將爲新安杓之人矣

贈喻叔虞序

吾友喻邦相工辭賦更長於吏治而伉厲守高爲司空
郎左遷從事稍遷縣令郡丞守備兵使者尋謝病中外
陽浮慕慰薦之卒不起余嘗過豫章張明成鄧以德兩
學士推遜曰此大文人也邦相諸子皆雋才而叔子尤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十一

嘉

奇余游武林邦相示其制義無一恆悟而數不得志于
有司又十餘年入楚過我讀其文若詩駸駸得父腴髓
而總統流略殆有過之占卜曆象三命行年宅葬方脉
諸號名家者莫能難詎諸多聞瀾翻在舌四座無不傾
倒矣邦相沒而叔子猶困諸生又十年遭之金陵學益
富文益工風度益朗潤雖拂鬱中能自適也別余將北
首燕路余爲之慨然而嘆國家徵辟典不行獨以科目
一途進士二十年來學術頗僻文體敗壞士以此進亦
以此進士竟不知其指云何而頃復有私門倖竇遂使
科目爲畏途爲訟庭亦有中秘史局間選諸詞人待詔

而雜以薦賄當事者引嫌不敢行當此時也士雖懷瑾握瑜其何由登進焉離經畔道竊竺西柱下之緒隱怪以欺世詭遇而獲禽叔子所不爲也田舍翁有千金入朝輸貲而暮拜官叔子所不能也訓詁估畢兀兀窮年白首應明經取升斗自活甚且倒行而逆施叔子所不屑也入耳出口道聽途說撮徒成黨好爲人師叔子所不由也叔子行矣君子有經世之業有垂世之業雖遭遇不同其道則一以子警敏博雅窮宇宙之變定人物之衡謀王斷國輔世長民運之胷中圖之掌上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司馬一家言藏名山副金匱石室太玄五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十三

嘉

百歲而興此不朽之盛事而太上之所務也無暇遠引叔子父雖非窮貴取科名縮銀黃持憲建牙榮寵視子若何而世所推遜如兩學士者重其所著作耳荀卿有言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於無有者窮原思有言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叔子貧也非窮也非病也貧者士之常叔子爲公子而貧以光昭厥考之清白業已勝人多多許如其立言若吾所稱說豫章大文人之目行且屬子是父是子爲江山生色吐氣辱在通家之好與

有榮施焉

贈潘季友序

太史公傳貨殖漢興以來首卓氏程鄭卓氏利汶山踣
鷗求遠遷臨邛卽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樂擬人君而程鄭亦冶鑄賈推髻民富
埒卓氏與俱居臨邛兩人皆遷虜皆以賈蜀富豈其胃
中固多奇而蜀山川奇甲天下兩相得而各有合耶友
人潘景升數爲言其弟季友也羸身徒步而之蜀由雅
州入極乎滇界山則邛來九折金雞大關水則平羌青
衣大渡金沙浮圖沫若榮經關則飛仙天險寨則礪門
雄邊橋則七縱百丈繩笮古蹟則蔡蒙旅平離堆開明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十四

嘉

城巖道靈道髦牛漢嘉徙陽諸郡邑蠻夷酋長中國羈
縻控制之地則建昌越雋寧番會川鹽井天全黎州諸

衛所靡不經涉焉王陽以刺史尊官衛從非乏人畏蜀

道迴車東還諸葛武侯天威震疊表言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鞠躬盡瘁付成敗利鈍于不問季友匹夫耳跳而

之西南徼外蒙犯霜露瘴癘歷歲無恙鄧通以天子弄

臣賜銅山自鑄錢錢布天下而季友提空囊與諸夷市

得其牛馬旄氍斑斕青頓髦毳羊羴雜藥名香之屬貲

累數千金不亦奇甚矣哉景升又言季友爲世父叔子

世母三兔乳皆男督伯仲學甚力而恣叔所欲爲季友

是以精于六藝旁及博奕壺矢歌曲象戲射覆藏鉤諸少年從臾之爲狹邪遊父數恚詈不比于子數時被夏楚季友知大杖則走之義避之而出景升方客武林吳門金陵間交道日廣季友周旋出入益習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往復詘伸變態多侷儻之計畫而事景升最恭順有美食必先奉之父怒其不歸令監奴執以來季友蹠而泣呼天曰之悌何敢對父母抑父母豈有有私憎我第欲我積金多耳此何難則所爲入蜀也旣載蜀中貨方舟蔽江而下至眞州謁父已歸省母皆大喜過望

時伯兄偕計吏仲兄諸生高等季弟亦以文學著聲而

父獨曰叔也才似我以織嗇起家鄉者幾失之於是厚

予金以積著居眞州宗黨諸高貲賈人推其心計置酒延上坐以爲得交潘叔子晚季友嘆曰儉德之共也吾

樂受其名第竊自念周游萬里交天下士貸諸貧乏數

千金不責償蜀楚吳越當盧倚市門者吾無所惜費傲

天幸不敗然自有節制早暮未嘗不長慮却顧也假令

一切以織嗇從事寧渠若是于今季友甫踰艾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承歡聚順諸福之物取諸宮中而用之無

所不足南面王天下樂何踰此晚乃折節讀書談道教

其子一馭爲眞州諸生蔚然令器嘗識殷進士于諸生

時與締交進士以女女其子太史公所言卓鄭錢虜耳
安足當季友哉余謂景升聞之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
之世也鄭公孫朝公孫穆者子產之兄與弟也其行事
不纖嗇類季友而或以叔達人過其祖或以子產與真
人居而不知君家世父若諸兄弟見季友以此始以此
終寧無茫然自失耶世父不失爲子貢諸兄弟不失爲
子產潘氏何多賢也景升謝曰諸兄弟守正季友用奇
要之不離正者是不佞知季友在未遇之前以奇不失
正故夫貨殖於人未作耳千萬世之後人知有卓鄭有
太史傳在焉使君等百世之上目季友遠過卓鄭季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十六

嘉

善事余厚意久不報信如使君言蜀道以季友重貨殖
家以季友重不腆潘氏以季友重所以爲季友足矣使
君故太史有如續史記成一家言季友且託以不朽

贈如韋館主人序

潘方凱製墨得其家谷遺法名蓋郡國余顏其館曰如
韋蓋以韋仲將墨一點如漆云方凱游金陵入太學言
論風旨意氣節槩有過人者四方文學之士思相結納
履錯于道公卿皆倒屣迎之禮爲上客而所最稔友生
數輩以余知方凱請所以贈夫余之標目如韋也寧獨
以墨重哉昔漢孔文舉有重名猶衆星之有北辰百谷

之有黍稷天下無不屬目高志直情言無阿撓而獨遺
書韋休甫盛稱其二子云仲將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
家之主也魚豢竊怪仲將同時王阮陳路諸人不甚見
用以問仲將仲將言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
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
非徒以脂燭自煎糜而已君子不求備一人譬之朱漆
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仲將書師邯鄲淳爲武
都太守以能書留侍中魏氏寶器題銘悉出其手書名
灼灼如此而文舉曾不齒及其藝古人論人品重在躬
行書且不得稱而況製墨耶魏起凌雲閣忘題榜使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

十七

嘉

將懸梯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
絕措法仲將立身自有本末矣方凱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已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復
一二陳頃有詞客爲怨家所整錮之桎梏幼兒少婦日
窮月蹶無所聊賴自分併命薦紳知交爲之解構造請
未得當也方凱於此生無素聞而不忍以百金供索體
得生出獄戶此之爲德晏嬰之贖越石父朱家之免季
布何以尚焉知識莫不嘆息文舉髫年爲張儉保納舍
藏真奇男子使在今日見方凱高誼獎許寧下仲將古
人慷慨俠烈往往以一事擅名匹夫受德聲施無窮方

凱是舉也必有太史執簡而書編德昔賢者仲將所謂
楨幹之材不借光澤於朱漆矣諸友生曰今而後知使
君以如韋命名也所重在此不在彼也文舉以累世通
家見李元禮名重一時使君氏同元禮嘗官太史于潘
家數世有恩舊方凱從游門下久知弟子莫若師信夫
其以是語張之館中爲方凱規且風世之締交者

贈蔣元貞序

太史公爲扁鵲倉公立傳此名醫見國史之始然第稱
技奇中且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則何以稱焉嘗觀周禮
天官家宰爲六卿首官屬凡六十人而醫之官五天地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十八

嘉

大德曰生聖人代天生物五味五穀五藥異養五氣五
聲五色異視兩以九竅之變參以九莖之動通三靈括
萬彙與天異用而同功醫之隸天官也權侔君相豈小
道哉太史公篇第于後已失權衡而王劭謂應與日者
龜策相接不宜在張馮石衛諸人後是未深究周官之
指也廣陵蔣元貞者其先家潤州以醫名不啻三世而
君最著所至延接如不及遂家廣陵君於醫類漢儒專
門名家而更好爲詩和平雅則諷詠有餘更好爲俠振
人之急甚已之私所全活不受糈至戚黨契好貧士才
人更捐貲給之坐客常滿尊酒不空故諸名醫率起貴

累千金萬鍾而君獨以醫貧豫章伍仲雍落第而游廣陵君愛其才與之交無何仲雍瘍生于頸狀甚危諸交友望之而走君隱親甚至請具舟身走送以歸而日夕爲按方行藥不浹旬病良已諸學士大夫無不高君之誼誦說之仲雍垂橐無可報卽報非君所欲聞而以不佞少承乏史局當有言紀之以備蘭臺石室之采夫太史掌天官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司馬公妄自菲薄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又何暇爲扁鵲倉公高標置耶然以兩人次張馮石衛諸人後未謂無意何者諸人皆長者觀其行事薰然

慈仁見天地之心焉得微謂扁鵲倉公能以長者行其術耳今以名醫目元貞元貞不受以遊俠以詩人目元貞元貞將姑舍是惟比德于長者其庶幾焉爲本原周禮天官之說而具論之如此或言元貞布衣士擬若不倫昔者雲將過宋野而遇鴻蒙曰天忘朕耶吾逢天難困尼必呼天人之恒情人定亦能勝天居恒不求在人

之天而求在天之天天定終能勝人有如人一旦病在死法中天呼元貞元貞雖幸有之已晚矣抑又聞之越人非能生死人也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之死而可生者惟醫已死而若生者惟史不佞復漢制尊史於天

官因用周禮以天官進元貞客竊笑曰若不勝史安知天道人貌而天行屈天下之貴者賢者而可官使之元貞信有之長者之論非其至也

贈吳惟用序

故司空曾以三爲郎時善欵人胡茂承吳惟用茂承以詩惟用以醫以存其相得家人父子也余偕計識茂承官京師識惟用皆以司空故後二十餘年司空坐事當籍茂承以布衣上書執政丐貸諸所善爲助重繭跋蹠客死南陽學士大夫高其誼稱說之而惟用亦周旋其間無愠色會司空卒惟用與其子賈郢中必主司空家

大澗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二十

嘉

朝夕有無共之嘗如襄陽夢司空若督過者覺而聞人言司空且葬亟還猶得與執紼人以爲異余婦王孺人善病嘗服惟用藥旣別二十餘年而婦病在死法中惟用客武昌聞之以六月過余余因留與諸醫視藥卽余與惟用亦知其莫能爲然心力竭矣惟用涉獵諸方書而以其意行之不逐人低昂才高意廣視儕偶皆出已下當其連車騎交游縉紳中橐或致千金而亦善散多衣食窶人子窶人子乞藥不責精其子稍稍取其橐行賈息之而後有金陵菟裘則亦司空爲陪京御史大夫時所置也司空尊人大耄諸子幾不復振惟用不忘雅

素殷勤如故每歲涉江湖之險三數過或歷歲不問家
夫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故曰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入吾室操吾
戈以伐我賢者不免而況責之方伎之流乎孔子曰人
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厚
貌而深情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
戶甚哉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司空化爲異物而父大
耋諸子少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
狼惟用十二年不以患難捐棄如一日余於惟用非若

大沁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 二十一

五

矣史所稱季布欒布灌夫蒯通之屬要以不遺故舊聲
施到今如惟用者其庶乎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躋履
已行三十步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於此曰楚雖貧豈無
此一躋履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偕反也於是楚俗無
相棄者楚今敗而吳人存之寧直躋履薄物細故哉宜
楚人之重吳人也自司空廢迄今十數年士大夫不心
競而力爭矛盾滿目蝸蟻滿耳風靡波漸士卒戕主帥
有司持開府筆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偷已甚矣惟用
還金陵需余贈言余竊嘆人情世道之日非也取其行
事著于篇他日如歛過茂承墓其酌酒以是言告之

贈翁君序

方子謙與余交二十餘年直諒多聞三益之友也余投
劾歸僑寓廣陵金陵友人以余集災木而知子謙精六
書屬之校諸稱校者非一人子謙實專其事他無所與
而以遣女別余歸無何有未疾踰年余若失左右手子
謙亦念余復來相就初聞子謙疾狀衆爲危之余度子
謙寡欲必無患已見則疾去大半不勝喜而子謙亟爲
余言不佞得有今日其友翁君小益之賜也翁君醫冠
東嘉所居鄉距城百里有母年近百不離子舍生平治
奇疾不勝數而不任德或以金帛謝不受卽負君者乞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贈序

卷之四十八

嘉

君君治之如初於人不擇貴賤但以請治先後爲次嘗
治閩人蔣邑令晉人王直指皆萬死得生蔣欲君居間
爲之地以言餽君不應則爲旌君門王直指欲攜入晉
以母老辭不往諸公愈益高之頃者兒告急君君入白
母母曰是其人弱冠時病且革諸醫無如之何若父藥
之立起其人善人也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兒無以老人
爲解君扁舟冒雨而至視脉大呼急食粥緩且不救諸
醫皆言舌黑不可君曰不聞標本之說耶立進粥一盂
色稍定蓋絕穀食者二十五日矣自是日五食粥遂有
起色諸醫乃不復言起死人而加肉于白骨恩何以尚

此不佞千里匍匐爲使君終校讎之役誠不敢忘使君亦慚無以報翁君而惟使君賜之一言附于集中以爲君華袞鼎呂得與名公卿將相並傳不朽余乃謝子謙信如子言翁君有德于余余寧無言以頌君昔太史公以扁鵲爲方者宗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近之特作兩人傳夫扁鵲隨俗爲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如此則非所貴愛者將立視其死耶倉公左右行遊諸疾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故扁鵲不免于李醢之刺而倉公

當刑美好者不祥之器彼所以用其美未善也非器之罪也翁君出不違親可謂孝子施不責報可謂仁人儒者以良相良醫並論謂非仁孝不能由此言之翁君豈不賢於扁鵲倉公僅以方伎著聲者哉子謙又曰君先世顯於宋自萬春以及巖壽舉進士者數輩至明率以明經相禪而君父始旁及醫郡稱神人君善繼父志善述父事仁孝之德所由來遠余乃喟然發嘆儒道至大何所不有翁君有儒行固宜度越扁鵲倉公君年且老壽母無患聞其子孫多賢福德非尋常所敢望天之胙善有顯道焉子思報君且藉手於余抑未矣

贈陳昌期序

吳自季札觀禮樂子游居文學沿及三國六朝詞賦清
談之士目中原爲儉楚故其俗多雅流勝引蔚然時望
孺子褐父能爲韻語市中兒焚香烹茗衣冠楚楚坐胡
床搖麈尾舌本都無閒強自弘融彭祖諸張陸耀顧協
輩以書名曹弗興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輩以畫名楮
胤思莊以弈名戴逵父子以琴名賀鑄以度曲名顧阿
瑛以好古名朱勔以花石名故其俗好事者蓄三代遺
器法書名畫埒于宣和屢鼎扼鞭亂人視聽家取太湖
石爲峰洞雖盆盎間亦然勔子孫尚以種花壘山治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又三十一

嘉

人呼花園子是也若乃棋客琴師酒人博徒臨模裝潢
刮刷刺繡雕幾設色之工幾可稱載奇技淫巧日盛一
巾一履一箋一篋遞出新製海內靡然倣倣矣自閩廬
春申王渢鑄山煮海都三江五湖之利鴨城雞陂豨巷
驥渚繁庶仞積銅溝玉楹嬰壁鏤金窮極奢麗迄勝國
而海運興朱張輩交通諸夷國財貨殷賑所謂乘魚橋
四夫人府者官置提舉司其籍入而沈秀田園金帛與
人主爭雄故其俗相矜以久賈餘皇重輦充斥兩都四
方知盡能索終不餘力而讓財自門有閭闔臺有姑胥

園有梧桐塢有桃花館有海靈昇月烏鵲官有館娃春

宵美女塘有脂粉廊有響屨逕有採香涇有錦帆苑有
長洲洲有百花路有九曲湖有夏駕舟有青龍娥媼靡
曼有西施鄭旦紫玉子夜真娘容滿蟬態歌扇舞衣有
采菱采蓮白苧白鳩前溪綠水龍笛鳳笙故其俗土木
衣文繡甲第名園相望畫舫酒船男歡女儂誇鹽奏飲
四美必具四時不絕自光僚構閱專諸行刺伍胥報怨
慶忌彌庸要離桓楚張胥鄢譚夫吾之屬狎出梁伯鸞
傍烈士冢朱翁子甘五鼎烹干將歐冶說劍者以爲首
稱故其俗任俠并兼借交快讎少年羣不逞號曰紫圍

赤白丸惟所探斫耳自林屋有靈丈人毛公之蹟而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二十三

嘉

珣何準舍宅爲寺生公說法石爲點頭惠響開山虎爲
侍側鶴澗憨泉會角黍而叩響師灼然耳目故其俗求
仙佞佛祈年祝釐近則普陀遠則崇上而因以黃白給
人游冶藪奸則姚光趙達之幻術實其作俑蓋黃勉之
嘗錄吳風余入吳按而索之其不合者鮮矣而所知陳
生昌期獨不然生吳人也其家世受十一其父賈吾郡
最久貲累千萬昌期兄弟息之滋饒兄艱于子勢不能
遠遊昌期常留郢以其子事兄于吳身薄飲食忍嗜欲
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于吳人諸所好尚一切無
有入其門湫隘囂塵馬通與階齊升其堂埃墨滿地四

壁蝸刻畫攬其衣大布短後檢其囊家戶所常有無異
貨緇衣黃冠無所識變童游女無所狎籃筍輕騎無所
用叩以吳故實時貽愕莫知置對以爲吳人何楚也以
爲非吳人故吳音也行年且五十未嘗以惡聲色加郡
之人人或以惡聲色加之第手摩挲兩耳直是聞當而
已而又不幸覆舟溺其貲回祿重爲祟僅以身免于是
桀黠乘之詆譟置獄豪垂且負責矣人憐昌期昌期殊
不自得益竭廢晨夜與時俯仰稍羸羨盡以還所述而
後去而歸吳士大夫以昌期不食言不二賈數過之昌
期于客無所拒然供饌率土宜無加羞珍異豐約隨所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

二十四

嘉

遭亦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曼之真率未嘗造請守
相邀游閒公子賜與名當其折閱輒自念寧人負我無
我負人以故歸而人競爲詩歌贈之有舉游俠事相方
者昌期遜謝不敢當吳下蒙何知念吾父子兄弟客邸
兩世長子孫郢人亦昵就我柰何失信義爲諸君子辱
財自我得自我失夫償金償履者非人也耶苟能是是
亦足矣嗟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昌期曾不受變于俗
吳人所沾沾自喜方內所追趨逐嗜澹然不緇其心可
謂邁種德矣或謂梅福爲吳市門卒運期耀賃春廡下
被裘公却金負局瞿剛兩先生磨鏡坐石室吳固有條

物表者泰伯仲雍延陵諸樊餘祭餘昧之讓季有兄
心陳生隱于賈友于兄弟無間言寧渠無師承乎太史
公傳貨殖所云寬緩闊達而足智畏罪遠邪清刻矜已
諾迂儒疑爲虛美今于昌期見之柰何以吳人賈人而
皮相天下士也

贈余生序

琴與畫兩藝也而人能之極皆可奪天工琴則有招白
鵠舞玄鶴仰秣馬聽游魚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湧醴
泉畫則有雲漢熱北風涼大通水獺集洛馬鳴壁鷹辟
烏屏彈蠅鬼謝騎曹龍雨楊龍雲張龍雷古人所傳寧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 二五

嘉

盡虛妄語耶以彼各擅其長恒灼然名世而況兼之乎
費國聘使君所善竟陵余生者善琴與畫而以吾兩人
與生同里間曾不爲之名以附于揚雄之清英陳懷之
譜趙惟暎之書齊嵩之略崔遵度之箋崔亮之經謝赫
姚最之品張彥遠之記顧況之評朱景元之斷裴孝源
之錄朱方之史成人之美謂何而又安取文士爲夫此
二者余所不解而復不能文如國聘引之升天按之入
地以爲生重然嘗觀古之善兩家者其妙可以通神明
格庶物而不必諸于里耳俗目其論久而後定其聲抑
而後彰故王侯將相湮沒無傳者不可勝數而兩家或

貧賤之士其精銷亡矣至今姓字猶在人口夫亦有餘
不足乘除之數也吾爲生有二謀宜若宗少文四壁圖
山水彈琴動操令衆山答響以自愉快或若顧長康手
卽因吾兩人評目而名成庶幾不寂寂又竊慮世有畸
人如鄭弘之責桓譚戴逵之拒武陵閻文本之訓其子
者以此誇生生未必屑就也

贈余隱士序

吾邑環山爲城民皆窳無積聚率仰給外賈賈人什九
新安新安什九海陽海陽則余氏強半而余氏稱良賈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八

序

二十六

嘉

無如天祐自薦紳大夫以逮田野細氓輻湊縑至無虛
日時爲不佞言其從兄天榮子芳氏之賢也子芳王父
鍾父淵無他子祖父世受賈而子芳受儒儒不就乃自
奮曰周官六職王公士大夫與商旅不可廢一焉聖人
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言不隴事不易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恒爲商且夫商賈者非薄人人
自薄之耳陽浮慕儒之名而陰與商賈同操吾恥之于
是亦受賈取予觀時財幣行如流水旣小贏則捐以繕
家廟治橋梁周三黨之乏焚四方之券不能償者已察

天楮兄弟才可任數本業之而晚好爲堪輿家言舟車
所至遇名勝地徘徊累日不能去久之倦遊自擬謝幼
輿以一丘一壑終老夫使我犯晨夜冒霜雪焦神極力
而與千戶侯等孰若爲醉鄉侯之媮快也故其末年逃
於酒酒酣高吟不屑屑聲律而唱于唱喁若冷風飄風
之和也曠任自然若蕢桴土鼓朱絃疏越之遺也抵掌
擊節樂之怠倦若鈞天九奏之享也於時有丈夫子四
人偕筵雲仲廷光叔廷學季廷位居恒耳提而面命之
矜公能以儒爲賈若等不能以賈爲儒此柳下惠魯男
爭可不可之分也昔鄧高密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羣

氏善教其子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乃公
所不難者千黃金若等四人不受一經媿鄧氏子矣四
子遂皆治經生術有聲余惟賈人工於賈利而詩人工
於賈名輓近世乃有以賈人爲詞人者學士羞稱之子
芳之賈寄跡而已不孜孜爲利其於詩亦然不孜孜爲
名兩者皆非貨殖之徒所可同日語也不佞嘗考余世
系自唐金吾珙始著於新安代有聞人子芳去之二十
四世矣庶幾象賢豈直商循族世之所嚮而已哉天楮
介其友程時卿謁余太史幸知子芳願得一言爲贈以

彰余兄弟之好且爲家乘光因次其言錄之於帛

贈李汝衡序

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龍游人也自其父鶴汀賈江夏迄
今人與年蓋兩世矣父子饒心計趨時不失黍稷至汝
衡而貲益拓所居積綺縠紵罽窮四方之珍異輓舟轉
轂以百數所冠帶衣履遍楚十五郡而善與時低昂人
或就之貰貸無所靳亦不責子錢久乃或負之遂不復
言卽諸部使者若藩臬若郡邑有所徵需汝衡不以苦
惡往上官亦不爲摧直楚人慕其誼爭交驩汝衡汝衡
雅好客置酒高會佐以聲伎之樂其門填噎諸同賈者
莫敢望汝衡從父九十三懋之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二十八

嘉

縉紳學士喜從之遊而不佞里中爲最屬以急難來江
夏過懋之則汝衡躡屣蹶躡來數爲好飲食相貽不佞
以所見徵所聞人言汝衡俠士良不誣而所居樓一楹
歲久就圯汝衡撤而新之蓋湫隘囂塵中而爽塏之觀
備焉諸善汝衡者將椎牛醢酒走賀而謂汝衡幸當其
世得內交太史公太史公盍贈之言夫汝衡所有綺縠
紵罽孰若太史公片言榮於華袞也不佞蓋聞古有世
德有世業自王公以逮四民莫不皆然是爲世美汝衡
脩父之業而息之棟宇榱桷有益無因視夫堂構之弗
肯者相萬矣此之謂能世然而汝衡越賈人也賈人世

其父賈之業越人世其父越之業家戶所有耳今天下
賈人列隧百重亦何國蔑有苟非其土著其所居皆遠
廬傳舍也未有越人而爲恒產於楚若汝衡者宋人章
甫而遊越越無所用之王制五方之民因其宜不易其
俗禹之俛國俛而入衣而出孔子居魯宋章甫縫掖其
服也鄉自非聖賢烏能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汝衡
賈於楚宜於楚且家於楚斯樓也三十年作之三十年
守之脩飾而潤色之其所由來者漸矣假令一切以賈
人法言利析秋毫將爲怨府其能有寧宇哉不佞以是
信汝衡俠而隱於賈者也非可庸衆伍也諸善汝衡者
曰信如太史公言非直微汝衡賢不腆楚人而能安汝
衡若是可交相賀矣

贈誨公序

晉士大夫善清言而西來之教入之談空說法遂成結
習其灼然者高坐道人支公遠公生公道安道壹道猷
法深法汰法虔法崇慧觀慧亮愍度僧意皆從士大夫
遊知名王侯將相豪傑英雄墮其玄中褰裳濡足學如
不及諸道人或整飭音辭或不作漢語或善標宗會而
章句有遺或執經登臺諷誦朗暢或送一難則扑舞或
通一義則厭心或如着敝絮行荆棘或如白旃檀不逆

風或見謝公雙眼黯黯明黑見孫公稜稜露爽或見王丞相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起容或賞一往奔詣或譏義言不進機鋒變化不可方物而總之履順游往乘理御心以朝賢爲鷗鳥朱門爲蓬戶願朝陽之暉與時俱明明鏡不疲屢照清流不憚惠風故足術也士大夫道人兩相爲重而未流之弊立無義權救饑則失在道人沙門不爲高士鉢盂後王何人則失在士大夫今士大夫有晉風而諸道人不如晉名實混淆趨操汗下至令人以禪學爲諱晚乃得誨公體器宏簡精神淵著吐玉振金入理泓然少受師五臺歷遊兩都瓢笠所至學徒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三十

嘉

雲集道徽高扇名動遠邇椒房蘭殿遙相欽慕寵賜優渥夷然不屑也士大夫若汪司馬袁洗馬兄弟黃庶子姚郡伯諸君子結支許之契最爲深久豈小乘論師捉麈尾震駭俗耳而二三君子耽人外之遊抑姑以自快其所偏嗜乎吾邑道俗禮公說經經月而罷柔樵甘香鷓鴣華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余病不能時詣竊一再聽其言論挹其風度爽然自失卽效郟公勤着脚何可得去名下固無虛也公爲吾郡當陽人當陽玉泉南北宗所繇分余于二宗殊贖贖粗舉文士所云褚季野評北學淵綜廣博孫安國評南學清通簡要而支公譬北

人顯處視月南人牖中窺日公往矣會南北宗而折衷之他日其何以誘我母曰是區區者知有晉而已矣

送廣長上人序

廣長上人者余里中歐陽氏子也天姿高朗風韻道邁瓢笠所至參預上流選勝焦山創構精廬會兄弟凋喪嫠母篤老重趺西還經營後事付託周慎而後東渡里人疑之沙門不拜俗君親蔑如若猶戀戀不置不幾以所賤事親乎余謂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以勸孝爲事啓親出家法華明其指聽而後學維摩標其訓目連持鉢如來擔棺灑血焚軀執床繞殯寶塔仁祠以祈冥助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八

序

三十一

嘉

鍾山愛敬青溪知度于是焉出身毒之國偃人而愛人嘗以身手觸近婦女爲戒而路人六親因憚拯溺救焚特開此禁以崇廣方便昭示慈悲且也脩羅八臂摩醯三目尚爲解脫同歸大道甚至委質餒虎分肌哺鴿豈其父母而報劣於犬馬忍儕於梟獍乎余聞之先德曰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又曰萬有不同聖心恒一不同故權以濟之恒一故圓以應之又曰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脩故策之以限分又曰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夫遣累落筌陶神盡照不期一身要荒

三界骨肉都捐佛祖可呵拔親幽苦惠潤百生奚貴一日之養五鼎之奉哉此空諸所有不二法門最爲斬絕然而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朝薰夕唄暮磬晨鍾齋心皈命誠悔祈請上逮累劫眷屬下至一切靈蠢恩紀不替超度無遺何也一頓一漸無漸無頓一實一權無權無實半滿俱陳中邊並舉云耳下根外道寧知祝聽之表別自有理不以涯檢律儀倡導之庸可幾乎難者無答而屬余贈焦山之行余考南齊時有僧景者本姓歐陽楚之衡陽湘鄉人也事母盡孝值戎馬生郊奔命禦侮行經彭蠡見廬嶽而悅之遂有終焉之志復返湘川便離妻室落髮竹林卓錫廬嶽知年當九十以無益于世四大累人願卽三途普救眾生其事具虞義狀中上人姓氏鄉國在家出家事大相類將無景轉身耶行矣爲無爲住無住玄同彼我渾齊脩短使焦山若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幸甚無令河東狂痴咄何物乞士來割吾爪牛廬也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陳督府考績序

國家都燕財用仰給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他上供方輸率由江淮而北故漕重淮以上由河河決則陵園漕運受其病故河重江北四郡南北舟車孔道藩屏兩都西瀆海島寇乘風利易內犯豐沛間接壤山東河南多大豪數沾沾喜談楚漢故實頃者闖人四出征權櫛比凡民日用細物悉歸貲算商賈罷市河溢臯陸隄繇不息田卒汙萊收賦自如移就蒲贏於江海之濱困民易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一

與爲亂故撫重此三重者故事各以部院大臣開府領職而漕或與撫合河或與漕合漕撫之合也常有河漕之合也不常有豈不以要害艱大非一手一足力所能辦乎夫已氏沓墨驕恣操合重之權以奔走天下人往往墮其術中蓋不能爲治世能臣而能爲亂世奸雄徼天之衷事敗中外相慶如去一敵國

上俞僉謀以零陵陳公爲御史大夫任之公首斥有司侈共張者汰冗役浮食者蠲閒架關市橫征者禁將迎濫輿騶者質庫輕出重入子錢家倍取息者除運木煩里旅者誅妖僧略子女者治津梁病涉者新學宮敞陋

者簡諸營卒脆情者嚴游傲者練水戰者旌旗壁壘煥
然改觀先聲震疊醜夷望風自屏旱潦通災請蠲請賑
以便宜先發而後報可福國就封舟與夫千百計經途
長吏救過不給請調兵與民通力運舟而防禦其繹騷
請留馬直及漕銀助廚傳母以勤民民修其疆畔日服
其縛不懈於時郊牧寓望圃草林池之外無非穀土審
固心力以役上令矣其治漕也部臣造舟者相習爲利
數優容不孰何爲置兩郡佐分職賦功於是運艘二千
矯若游龍下令有司徵粟若漕卒受粟不得溢量漕歲
歲及額及時矣其攝行河也故事畚車之備捷菑之需

大沁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又一

悉取民間更以官募官帑築徐州三山所決遙縷兩堤
增邳州直口而上諸堤費省功倍民不告勞堤成如金
城河淮安流如湯池矣三載考績銓曹具言公自成進
士爲郡司李爲侍御史爲藩臬大僚爲中丞開府爲司
寇凡十二政敷歷兩京三秦三晉三巴豫章中州所至
有名迹凡四十五年第舉近事司空䟽修堤勞苦功高
而景風之賞未甄今三歲中治效章明較著謹按漢法
功以言曰勞功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明其積曰闔環
視諸臣無出右者嘗廷推大司徒大司空章十許上而
奏最適此時宜拜尚書仍視事需後命所部薦紳介冑

四民三軍踊躍歡呼而一二監司暨郡邑長以余不佞辱公鄉曲之末世講之好授簡使揚厲之不佞嘗觀司馬子長史記平準書稱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又曰水之爲利害也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當今事勢與漢殊異縣官犂斂九州縵索四國尚方貨充牣日以朽蠹深居稱朕羣臣莫望顏色者終二星安得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而河幸無恙漕道無梗東南不胥爲魚西北諸邊餽餼差給漢臣如桑弘羊汲仁郭昌輩阿邑取寵掎克強禦釀海內虛耗之禍作

大沁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一一

渠未得其饒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不登諸臣安所逃責有如陳公審畫朋趨操正執守固才誠并用文武相資則河不爲害而受其利漕不損下而止自益邦內甸服四方所取則焉公樹之風聲示之儀刑其功宏矣史稱漢武之代得人爲盛

上得人如公非漢所可並論漢武有天下五十四年上財四十有三年公爲股肱爲喉舌爲心膂禔福天下河海清晏萬曆未央金匱石室之彥有繼平準河渠而作史者乎必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建無窮之基垂無窮之間彼銓曹啓事八座平進何足爲公歆羨哉不佞

言雖無文頌實無調竹素鐘鼎庶其取徵焉耳諸大夫
曰信錄諸策以先羔鴈之績

馬中丞考績序

今都察院之有左右副僉都御史蓋古中丞也內則掌
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
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明興官制略同其出而爲
巡撫也自永樂宣德始然雜他僚不必皆都御史卽都
御史以金革若諸重事出事已歸院或內外更相代正
統景泰而後諸重地若九邊要害以大臣專制彈壓而
巡撫名始定雖三孤與東宮三少六曹尚書必以都御
史兼銜其重如此而總制贊理整飭提督經略巡視隨
事異名不必皆巡撫矣鄖陽之設撫治也自成化始地
斗絕萬山中四方流冗贅聚負固爲患王端毅白恭敏
項襄毅先後以大師討平之最後原襄敏招撫之而撫
治都御史所繇設矣繇初設至今周二甲子民以其業
自庸次比耦田野日闢長子孫冠帶文物與神州赤
縣埒上下恬熙而撫治爲公卿舒緩養名之地計日待
遷萬曆中常議裁裁不二年尋設如故而自余所記爲
撫治者由吳廷尉以來七十餘人而周二甲子未有闕
三年者也而獨今蜀馬公三年報政是時

上久不視朝公車之奏十五不見省納八座九列臺省
藩臬所推用率中格而公適當其會久於鄖乃爾余以
爲鄖不可無公

上蓋深知之耳夫鄖跨荆雍豫三垂而間錯蜀爲亡命
逋逃藪推埋鼓鑄醜類不億其桀者能以軍法部署探
赤白丸而斫吏一呼響應原公後變者九起殺令倅尉
相踵而頃者叛卒辱監司蹋中丞府門視之蔑如矣名
爲治平無事而實有不可測之患比歲大祲饑民脯巨
人而炙嬰兒行旅戒嚴當事者惘然誅戮僅而勝之宛
洛荆襄當天下中四方視以安危如非其人寧可臥護
哉公軼材絕倫談笑樽俎之上折衝厭難而盪平西夏
逆虜功爲最著議者指數公開府當在西北邊而

上特以鄖畀公詩采芑之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
荆來威公三年於鄖建威銷萌西夏先聲實震疊之
上知鄖不可無公則宣王之用方叔也

上使中貴金吾伐山采金乘六傳四出而公部有其二
羣不逞爲姦利者蟻附麇集礦未得懼其以缺望亂礦
有得懼其以爭奪亂使者不肖懼其以培克亂使者竣
事懼其以無所歸亂故銓部嘗請以公移鎮西夏而
上不從公念太公老於禮應傳子請歸就子舍而

上不從公勤恤民隱而修軍實餘糧棲畝桴鼓不鳴譬之腹心安而後四肢恃以無恐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別淑慝殊井疆申畫郊圻慎固封守而丁寧之曰惟公克成厥終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耶倚重公不啻東郊假令驟而易公以生民心成終之謂何

上知鄭不可無公則康王之任畢公也不然者長安六尺輿豈其有所愛而忍弗能予亦豈不察夫都御史之不待三年遷故實班班在也虞命九官終身不易古今名臣久於其位者不可勝數其在本朝若周文襄撫江南二十有一年吳世世俎豆不衰何負人之有於是冢宰奏公最仍留鎮以需非時超拜晉勳階䟽封如令甲上報可荆南諸道監司旅進薦賀而述某言以爲幣爵先公謝曰某不佞賴

上寵靈四封晏然諸大夫分猷念相從無以宦成矜節不佞拱手蒙成矣夫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何莫非君賜而敢以久速內外介意諸大夫敬受教布告三垂文武百執事奉行要束如始至之日焉

劉中丞考績序

某嘗行役於秦登華山攬結其勝天下無雙問山靈所鍾美於人則今中丞劉公稱首其後行役於梁於晉皆

公繡斧所經章程在官屬謳吟在士庶服膺私淑有年矣公以京兆丞里居終一星有奇而治河大臣坐他故上難其人久不代廷臣推轂公卽家拜御史中丞往任之中外喜色相告也先是兩大臣分治河漕自是分合不常而頃復定分職

上垂拱穆清宮府闕隔除吏率報聞罷治漕者攝治河公至而治漕者去公復攝治漕

上若曰河非公不能治漕非公不能攝也公丞京兆與中丞秩正同而居京兆久通考三年最

上遂以中丞誥賜公又馳封太公如公官母夫人內子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四

部

從夫子爵爲恭人

上若曰用公爲中丞較晚而報公以中丞宜亟也當今之時八座九列表著虛曠有如公起家於十餘年之後而旌功於十餘年之前其知遇恩數豈易得哉公爲侍御史十有五年按畿內諸郡三晉兩河司六年內計吏每封事出天下傳誦而其大者諫止內操申救部臣停外戚伯爵封罷取麒麟皮應詔陳言消弭天變往宰執刻覈刑人如草菅錢法驛禁汰士籍田諸律令日趨繁苛朝臣阿邑無敢異公抗言宜以寬濟猛犯所甚諱大比士柄臣將私其子弟而遽謝事儼然不汙他若定藩

封修宗法表忠義祛貪墨儲將才蒐軍實平徭賦卹艱
難規利百世不可勝原漕臣兼撫循江北江北千餘里
連城數十日者吏民有所患苦鼓龍胡而已公未數月
而去奢去泰去甚吏飭篋篋民省租庸甲士鳧藻於伍
賈人魚鹽於海庾廩山積舳艫鱗次金隄屹如河伯晏
如蓋入其疆而樂郊無碩鼠中澤有鴻鴈吳越齊楚河
洛燕趙之人飲食祝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矣

上纘服以來有言責者懇而弊轉爲囂競是以罷臺省
不徵有官守者偷而弊轉爲饜諛是以罷卿貳不授公
當言責裏朴誠持大體不翹主過不許人私不露才揚
已故於公言卽不盡茹納而不盡違拂公當官守紕浮
靡崇澹泊不狃目前而忘遠圖批卻導窾恢恢然游刃
而有餘不茹不吐委蛇進退

上度二十年中諫臣不如公故思公言而召用之察公
暮月治河治漕功緒立見故錄公舊勞而酬之公獲上
信有道就公出處窺

上意始數休之而老其才養其神旣投之艱鉅而罄其
施隆之體貌而馭其幸真英主哉江北直指顏彭兩公
與公共事協恭和衷考德問業而屬某以言贈某未望
公顏色爲生平憾而知公殊深比坐急難僑寓江淮漸

被公聲教日詳卽不文何得無言聞諸晏子君子若華
山然松栢多矣望之盡日不厭公立朝垂四紀不易其
素如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陰修可誦
之義陽不求可喜之名無畔援無將迎如華山與雲雨
蓄財用功利及物不可數計周知而削成四方塊然獨
處終古如斯允矣君子斯之謂乎君子嚮用宗社生靈
爾蒙禔福何厭之有不佞本公所自署繹晏子之指而
譬之雖不中不遠矣兩公曰然命侍父書之于帛用副
公太常之紀焉

吳光祿考績序

六必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六

附

義興吳文肅公爲當代名臣子姓世濟其美而今光祿
卿安節先生聞望儷之三爲令皆難治邑以循良顯名
再除侍御史方衆口爲政先生獨持風裁不激不隨所
按部及司大計吏科條品藻人無異議敷歷中外垂四
十年而始以太僕光祿二卿考最二卿祿秩均例不稱
遷先生自太僕遷光祿又及三年此亦難進之效已南
都諸卿寺視北小簡而二卿所司牧乘芻芻倉廩犧牲
薪藁諸物以奉陵廟時享備軍興非常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其任寄爲最重先生領職正色帥下曹任掾史不
得爲姦利卽春饔酒漿醢醢諸奄亦斂手無敢侵牟民

不困轉輸而官不患浮蠹項者大僚虛曠先生攝少司徒督餉日以清慎明敏訓迪諸郎官所省費鉅萬三吳三楚頌聲載路豈以攝承空乏若曰隸農爲人而已而不畧作勞乎故事諸寺長貳特公卿開府所假途率傳舍其官栖遲偃仰先生夙夜在公克自抑畏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其下化之守道守官就今之時九列大夫閔閔宜莫如先生最者漢制光祿勳掌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祿蓋侍從親臣職司選舉而六朝末始治膳夫事迄今不改應劭官儀志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先生抱功修職而其下奉之無敢離邊明

試以功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于古光祿勳名實相副自先生始矣雖然光祿未可以膳夫薄也周禮膳夫以下官幾二十人與今光祿諸屬同必以天官冢宰帥之其重如此自頃內庭持惟王不會之說上供一切如實漏卮江南白粲浚削民尤甚流亡斃什所不

上及宮掖日奉責二三大璫大璫責諸闈之司權者是
以中外請罷權萬言而萬不聽天下騷然郊廟禮廢無
明德之馨誠信之衷以升聞於鬼神而執鬯奉璋往往
跛踣臨之屬夷不入貢獻者傲無禮所予餼牽燕勞多

敗惡物或取而委之溝壑以示不如醜酪之美也諸作無益日食大官大官不支而不敢問凡此皆光祿官守卽南都卿無與莫非王臣寧愬然不寘于懷乎先生以述職行嘉謀嘉猷入告我后草莽臣所不諳竊計在官言官當不外是天道如循環然勢極必返否極必泰否塞之運于今已極其返也可立待也

上御羣臣久忠佞清濁默而識之第恩威不使人測耳銓宰以官簿上

上必瞿然是老成人事朕三紀無左右先容之助者也其亟置之鼎鉉秉德以陪朕不逮顯庸光大軼文肅而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八

却

上之在此行矣

上御萬年之曆甫四十春秋甫五十文子文孫蒼震黃離三世重光祚胤之盛古今未有先生國老成人長公爲邦司直冠冕人倫諸子諸孫舉孝廉而稱文學繩繩奕奕江南世家無兩此其福德可謂君臣同符長民輔世三壽作朋與天罔極舍先生其誰與歸國家官品文階則特進光祿爲穹貴先生以光祿卿入計以特進光祿柄用統百官而均四海若周冢宰然漢制不足論矣諸官屬觴公于郊而徵不佞以贈言不佞宗仰先生有年敬代祝輒而爲之辭是猶田夫美戎菽甘泉莖而

復欲與鼎烹玉食俱進也

張侍御考績序

古無言官非無言也夫人而可言也自公卿至列士瞽史賁矇百工庶人靡不效箴規其後官守言責分而言始有專官矣今臺省稱言官而侍御史出巡守一方事無不得問在朝在野事大小無不得言若兼官守言責爲一故省臣卽除而臺臣必試然後如真誠重之也南臺巡行止畿輔各守一官吏事稍省其于言責尤專所論列往往出輦轂下見聞之外而天下清議率宗向之勝其責而愉快難矣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九

部

上嗣服四十年始未嘗不銳意太平從諫如流而未乃扞格也言官或斥指乘輿過于躔或投鼠不忌器以取譴咎而容悅之臣乘爲煬竈激

上怒逐臺省幾空署直臣終不以其故宛舌讜言日至上不勝罰則務爲優容章悉置不省省亦不報諸非臺省臣亦時時有言而修私憾搖國是者紛然雜出私札嫚罵悉形奏牘使

上益厭薄不信而官守言責益溺其職矣韓城張儲宅之居南臺也值揆路鼎革之會封事滿公車而獨存大體持平衡事理所當然不隨流俗幾微所當決不爲需

緩要皆關切社稷生靈重計若請儲皇親學請亟除
政府之無良者推廣進賢遠姦以肅官常當災異修省
極言上下有二大空郊廟朝講不宜久虛議謚法議文
體議增解額議禦虜患計內外吏評騰精審其曰天下
事非一人私議必以身爲標而強天下必從滿朝聚訟
乖氣致異不在人妖物恠宜祛成心克勝氣無偏無黨
偕之大道而已其言何辨而確也蓋孔子論事君勿欺
也而犯之犯而取名以爲後圖與夫狃人主之見容而
襲爲犯者皆欺也如儲宅言直而不絞簡而不繁闊達

職不鬪捷而釣竒得孔門勿欺之指矣儲宅以考最行
同臺諸君子謂余不佞于儲宅有一日雅屬以贈言不
佞羈旅廣陵金陵踰兩歲從四民後聞儲宅以督屯爲
官守吏習其令士安其伍農狎其野此或聰明才智之
士所能辦而傳誦其所建白可對神明可垂金石實加
人數等矣諸君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予以轉移世道
人心豈小補哉抑不佞竊有慨焉中世仕宦重內而輕
外在官守猶可差等在言責一也何分內外况用人行
政是非得失折衷於南臺省居多而擢序則南海遜北
不惟其人惟其地使人有兩京遠別春明天涯之感體

羣臣示均一道不當如是儲宅負一時望而司銓元老方以忠清表正百僚是行也儲宅第上考必破拘攣有殊尤之拜以旌人傑以立臣鵠然此就恒情論非儲宅所介於懷亦非諸君子所以推許儲宅意也

周侍御考績序

周公爲侍御史蓋六年矣初按視倉政朞月而報命則復奉璽書按上江臺無人不得代兩朞甫有代者復報命合之始考三年績云按漢官制御史監三輔督稅漕糧或繡衣持斧稱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郊廟之祀大朝會封拜一人監爲儀職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績序

十一

都

最雄要國家兩京並建置御史與漢略同而留京清議所歸朝論取衷出按畿內事無不綜覈上自乘輿下薄寰宇有所睹聞無不得言任寄較漢倍隆篤周公之按上江也挈輕重不失銖兩而必懸之銓衡視高下不失尺寸而必求之平準風聲所樹柱後惠文所彈治百城肅然則績在察吏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怒無私怨則績在安民蒙衝鬪艦走舸游艇五樓十二翼蔽江蹴浪士堅甲利兵以一當百魚麗鵝鶴擊躍若飛則績在治兵司蹇游傲巡晝警夜桴鼓刁斗四達相聞萑苻之寇脅息竄徙旅人上下千里

宵行卽安則績在弭盜其他建白皆關切大計官吏士
民所共睹聞而更有大於是者非尋常政績所得擬也
考績始自唐虞堯舜垂衣裳而治九德咸事百工允釐
而靜言庸違猶廁足于朝難壬人聖讒說畏巧言憂驩
兇去邪勿疑君臣戒勉孜孜如不及歷兩朝經二主然
後四罪而天下服蓋知人則哲能官人若此其難也孔
子爲魯司寇攝相七日誅少正卯子貢進曰是魯之聞
人也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
五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
順非而澤其居處足以攝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瑩

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今有小
人而蒙君子之號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
無實爲高不御視所謂飾臣殆有甚焉爲君子者曰我
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不保其往而與其進彼乃挾君
子以自尊而天下亦以君子之故信之遂益侈然以爲
舉世墮其雲霧中無若我何牽引黨與譁張爲幻豪傑
之士稍有異同輒內之罟獲陷窞敢怒而不敢言而公
獨昌言排之凜凜若四裔之投兩觀之誅迄于今肺肝
情狀始露耳目蒙蔽始開公議始伸士習始正矣士束

髮誦書宗洙泗之教嘉唐虞之治而見諸行事或問止
狐狸戮止賣菜傭抑末矣時人以公輩前世季孫行父
見無禮於其君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鵲也奚翅乘駟理
輪與漢名御史絜長比大哉季孫行父以其逐莒僕爲
去一凶也於舜之功二十得一由此觀之考公之績莫
大乎是敷紘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唐虞盛典非公
孰能當此者乎公門人潘生祖道於郊聞之曰是楚狂
接輿之言將以塵垢糠粃陶鑄堯舜也漫書以爲公贈
孫左丞考績序

天於國家必有與立則世臣是已詩書之澤漸沃已深

箕裘之學習述特易天胙所屬取精多而用物弘非苟
而已也遠者無論成周之季晉有范欒卻趙齊有高國
鮑晏楚有鬬蔣蘧屈魯三威鄭七穆宋衛公族若卿大
夫之裔皆以其身若家繫國安危其在王朝則莫著於
召伯虎詩不云乎王命召虎來旬來宣考其時召虎世
諸侯而爲六卿則何以有江漢南土之役蓋天子百里
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之國
其屬有正有帥有長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分天下
以爲左右曰二伯而方伯非名德世臣不以授出則總
領諸侯經營四方入則典司政本出納王命以示內外

均勞之義而防尾大不掉之患其制甚善明與兩都並
建而分天下爲布政使司者十有三名其職曰承宣其
使亦左右二人比于天子之老或召入爲六卿或實以
六卿任其所部若府若州若縣事無所不財決略與古
同自後設都御史出撫而左右使權寢廢至所謂世臣
者非武功不得列三等爵往往食租衣稅奉朝請而仕
進觴重科目文臣任子非身自掇科目及有蹕絕材能
鮮見柄用故爵職勲名後先相望者百不得一焉今河
南左使姚江孫公爲忠烈公孫忠烈公嘗爲梁右使貴
州左使最後殉節豫章伸士氣而禡逆魄聲施到今國
家所以表章眷卹殊厚而諸子若孫皆身掇科目有蹕
絕材能自致通顯爲冢宰宗伯大金吾都督九列百秩
靡所不有文章節義政事播在人耳目以焜耀忠烈公
之望而其爲左右使繼踵忠烈者公一人而已公之爲
右使也先梁後楚而今在梁爲左合之得三年故事使
必身奏最闕下而四封多故承擢去來爲民費兩交
疏留公以公治狀聞

上上下下銓部銓部予上考請得治事如故待殊異之擢
上報可而賜誥自忠烈公以下凡三世揚詔甚備二三
大夫辱在顏行者燕公于堂如初上儀某宣言于衆曰

夫召伯旬宣之功列於大雅以垂永世其在江漢則徹我疆土匪疚匪棘而已其在南國則定申伯之宅平原隰清泉流而已豈其功悉數不能終物爲姑舉其重者耶當時徒御師旅任輦車牛之衆相與歡樂而謳吟之若黍苗之膏陰雨其歸而告成於王也錫之山川土田釐之圭瓚鉅鬯又使受命于祖召公之廟昭家之有聞孫國之有世臣也虎拜稽首作召公考致天子萬壽之祝後之人讀其事有不稱賞願慕者乎忠烈爲左右使經營不在召公下事以節掩而公爲右使楚爲左使梁江漢申謝皆在封內

天子封介弟於衛恩數較周元舅何若而中州年大殺公私之財單竭公布德施惠所蠲民租百萬而王共卒無乏時以禮法裁其闔豎校卒之濫乞非常與脫巾而譟者其他諸侯王以衆爲強莫如周老諄莫如鄭公事得當如周鄭者六國復如是而民不知有藩封之累在楚時以屢侵大盜起賴公軍興不匱盜遂平會攝左使事議漕粟徵輸法所省民復數十萬金此其章明較著者也以被管絃歌金石如雅所稱何以加焉踐忠烈之位而名實加於上下烈祖聞孫允哉今之靈虎矣余聞忠烈爲左右使未及三年

上知公勞勩光於前人旦晚授公中丞節開府四方大半公與忠烈舊游地于旄所至吏民環向快覩此昭代名世孫公之後也讀公所受誥辭忠烈一門三世具載褒袞寵靈光大與常鼎不朽又奚讓虎之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哉某居常謂國政總六卿六卿分曹各有司存左右使所布政實兼六卿其次則邑令令更親民譬之築室始基於此古任子法不盡得人大都養養之不使習民事公筮仕爲令長垣長垣人尸祝之召爲御史婁遷今官其於六卿之政習貫若自然公亟趣舍中兒裝上召公矣令天下知世臣功用懿鑠與起家韋布者有間而又知任子非自掇科目有蹕絕材能不得席故資生貴要以激勸意不爲薄又知六卿必習民事與爲令若左右使者勢若解牛破竹則公其儀的矣公察父哲兄可相方者非一但舉忠烈故實其述公治行獨詳於梁楚左右使事則二雅之頌召公擇其重者也乃命工歌江漢黍苗之章而公北嚮爲虎拜祝天子萬壽然後與諸大夫旅酬焉

王左丞考績序

昔者周宣王承汾王之後江漢間蓋不靖矣誰差廷臣經營之而召穆公實董其役王親命于江漢之澣本原

家世以動其纘緒繩武之思而作其激昂振蹕之氣故其詩曰昔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比告成而歸也則又破常調錄舊勳特寵異之以昭世濟之美故其詩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曲體人情而善于勸忠國有世臣固宜周道燦然復興也楚今介江漢間無改於昔而方伯職在甸宣與召穆公等所臨制專城之吏以百計所容畜食土之民無萬數衣履冠帶甲於四方藁秸筐篚以輸司農水衡給邊圉者旁羨溢出藩封碁置其麗不億田賦口賦日益多端會天方授楚執政攝柄二三墨夫傾官藏以奉

其子弟交游貨悖而出株累無辜不逞之徒藉手甘心于睚眦之怨獄是以繁水旱蟲蝻鄭重爲災流庸愍隸羸胥相望于路而民正營思亂矣任城王公之爲方伯也孜孜修百姓之急躬行素約以先寮屬然後出慮布條使百執事推明而行之租挈非可罷減權其重輕用一緩二汰食租衣稅之泰甚者著爲令而征不病腐下教平糴無蘊年貶食勸分蠲逋已責發廩賑告饑者而歲不病凶原輕繫貫疑罪詞所連染必爲昭雪而訟不病誣歲大計吏二千石以下若州邑長丞尉諸掾文學不職者罷八百餘人而政不病秕功叙熙亮官事肅給

于時公積資三載矣中丞直指使者交疏於朝請得留
公布政如舊以慰楚吏民借寇之意冢宰具如兩臺言
而按故事進公勲階錫之誥命公父若太父皆封如公
官母若太母元配若繼室皆夫人楚吏民交口相賀公
不鄙夷楚而尚照覆露之

上亦不鄙夷楚而爲楚人重報禮公煌煌制詞所以表
章公世德雖江漢之雅何加焉於是環江漢而居者四
郡長若貳謀薦賀于公不敢以玄黃餽牽而徵文不佞
不佞考宣王時與召穆公同事者元老則有方叔虎臣
則有南仲程伯威蠻荆而來徐方功實賴之然不聞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十八 都
重資殊擢冠于百僚召穆公屏武夫車旟不用所勤勞
獨徹疆土一事耳定其生業而平其貢賦使之弭爭心
而取正於中國是以吉甫頌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又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儒者言宣王內順治外威嚴
不以文德後武功穆公之當上意承天寵也以是
上獨運陶鈞更張化瑟罷一切束濕察淵之法歸之惇
大長厚公率由平恕招攜懷遠敷政于外日久
上心蔡之是以推恩疏爵及于祖禰誠與周宣合轍同
符矣四國大夫審

上所以優公與公所以敏公錫祉惟文德是務一倡眾

和終惠此四國之民不佞雖無似將續江漢而歌
天子令聞不已公與諸大夫日拜稽首對揚
天子休命如召穆公寧獨爲公私賀也

趙左丞考績序

國家稽古建官六卿分治而其外則總於十三布政司
雖各有方域而六卿之事畢備左右使秩殺六卿之長
一階或卽入爲六卿亦間以六卿出領其後主居重馭
輕之說有侍御以按之有中丞以撫之而左右使高等
才得爲中丞次不過九列無拜六卿者矣最後所布六
卿之政寢分於藩臬諸僚而所司一切錢穀見爲猥雜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十九

卻

不雅馴跡易淄染好事者求多焉于是仕宦率從他道
取中丞九列不樂任左右使去來無恒未嘗以三年淹
報政之牘希闊鮮覩矣今天下財賦首吳越吳分爲三
而越合爲一縣官所需自六宮以逮百執事三軍靡不
仰給幾當天下半自大司農少府水衡將作之所筦山
衡澤虞關梁鹽筴諸課以巨萬計而會島夷犯朝鮮畿
輔戒嚴謂越固嘗中佞能扞格之徵兵若餘皇各累萬
上復遣中使伐山采金算檣舟車而衣職作歲無虛
日不幸數有水旱災疫之警急之中人無完產而下人
無完膚緩之誤上供乏軍興廢簡書罪在不測徵發期

會疾如風雨吏持刀筆筐篋日不暇給矣獨趙公之爲
越左使也精心強力以興利剔弊自任甫下車靜觀旁
采於諛俗善敗問左土田腴瘠燥濕賈人子乾沒與吏
爲姦利者悉按諸掌上躬行節儉風示在位賑卹蠲省
保艾單赤銀璫左貂挾重而窳窳人以燕談折其銳牙
爪斂戢國計民瘼大者白臺使以聞小則取便宜決之
句校庾藏出納米鹽瑣碎左右不得稽故而不束濕務
持大體體貌士大夫藹然周詳而不瓦合辱民力子征
調屢勤而不傷稼所發材官劔客旌旗樓船緹屬於萬
里外而不罷市變芸尚方之衰瓊林大盈之藏以時輸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二十

部

而不竭澤農安畝女安織商旅安廛越十一郡就之如
冬日沐之如膏雨倚之如屏翰而公先爲梁右使合之
得三年上計天官司功書公最司封司勳進公階賜太
父父爵如公太母母爲夫人予五文之誥所以褒序甚
寵蓋諸外服臣爲左使侂得之難爲越左使侂得之彌
難爲越左使於今時侂得之彌難而長君待御公方按
蜀官僚豔其事布幣展慶逡巡行馬之外無敢入不佞
則謂道無大於父子孝莫重於顯揚小宛之大夫不云
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子之
所以事其君也江漢之卿士不云乎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作召公考對揚王休勞臣之所以彰其先也方伯公
筮仕爲令入爲尚書郎佐司徒司馬帷中之畫出爲郡
守叅藩陳臬秦楚齊梁間所部職辦蔚爲時望要以繩
祖武奉孫謀繼志述事毋違佚前人之光是小宛明發
之懷也積有成勞聞于帝庭公旣受策命矣復本原其
所啓佑篤生而馳及父母王父母家中之骨若加肉而
起爲方岳臣長夜之宮若揭白日而行赫聲濯靈浹洽
三泉榮敷宰木是江漢戎公之祉也仲尼有言敬其父
則子悅治家者得人之歡心以事親而况綸綍之言華
袞之贈所被於至尊者若此其龍光也公卽身爲九列
爲中丞爲六卿必不以彼易此明矣夫爲人子者三賜
不及車馬日侍御三年考績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十一

御

天子錫之勅命侍御公不受賀此之謂禮乃今致賀方
伯公善則稱親之謂何而侍御公其安能却之諸大夫
謂不佞辭辨取字於巴江之水取箋於浣花之溪取錦
於支機之石而因侍御以薦公蓋彰君之賜與貽親令
名是舉也兼之矣方伯公爲九列爲中丞爲六卿旦暮
事耳不以誦侍御公治蜀式穀似之亦不以誦嫌調也

劉左丞考績序

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其

官人之法三載考績三考陟明故九官十二牧一受命不更易詢事考言亮工熙載弼成盛治晉古冀州唐虞帝都也藩臣之職視古岳牧而久任法不講久矣鄴郡劉公舉進士理河東郡已復除盧龍徵給事中尋僉憲事于豫章荆楚齊魯燕趙間而在晉爲獨久自副憲以至方伯凡五政皆以三載遷先後十有三年而今合左右伯考最兩臺銓曹以聞屬大閱論功司馬請授公開府用酬勞勩環視槐棘大臣起家非一途而藩臬官由佐至長無所不歛歷則無如公其於晉無論佐郡卽藩臬十有三年而不移地亦無如公天祐國家太和醴郁

唐虞之際于斯爲盛而重岳牧行久任亦待公而與唐虞比迹矣古者仕不越其鄉後代易地而治其土風氣其民謠俗不相習非久任何繇知不敢遠引唐虞第按晉故實公之符合前事媿美先正豈一朝夕然哉恪居官次日昃不遑暇食有良士瞿瞿職思其居之風克勤小物必躬必親有鞞鞞鞅鞅綜理之密妻子不入官舍受奉常取赤米有壺餐從徑一卒之田之廉與儉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然如不出諸其口于國無隱情于鬼神無愧辭遠不忘君近不偪同有隨武子趙文子魏戊之德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連逃由質要治

舊沔本秩禮續常職申滯淹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
留慝救災患卹禍亂有趙宣子范宣子之政晉國仕國
也九宗五正四族皆彊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其人
能靖者有幾然無不就公彙括有戮揚于趙孟僕使之
義晉物有其官官修其方士競於教庶人力於穡商工
不遷業居積食行裏糧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名王
黠虜聽命於藩籬之外晉國天下莫強焉則公久于晉
察人情土宜多識前言往行詳審法戒而同心出治之
明效大驗也藉第令公布德兆謀未幾而他徒不率作
興事不屢省乃成亦安能蜚英聲騰茂實與晉諸賢方
駕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之庸期在旦莫要非公
所屑意也晉董安于有言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

大必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二十三

御

慝不產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而主
弗志遂辭下邑之賞語涉懟上不足道趙武之論農夫
是穠是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其中不無覬覦未爲純
白公先勞後祿程功積事不望其報雖九官十二牧受
命不渝夫何讓焉抑聞之晉人同官爲寮敢不盡心不
佞附公通籍季年共事於此譬之草木吾臭味也采晉
乘上遡典謨唐虞君臣相與之美於吾身親見之幸甚

敬從諸大夫後薦賀因交相勸也

又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以分其土土不分則守不專親諸侯以合其人人不合則勢不一王制言九州干七百十三國而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命邦國職方氏邦國大小相維此分土無分民之義也大宗伯之論官曰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至顯庸矣明興罷相置六卿領天下事外則設布政司左右使準古牧伯人稱之方伯云其初六卿二使遞出入後以居重馭輕之體重內輕外而委寄猶昔六卿雖貴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二十四

部

尚分曹方伯六曹事無所不領六卿坐而論之方伯作而行之是今之方伯猶古之六卿也李泌論相天下事咸共平章非如給事有吏過兵過中書有六押是今之方伯猶古之宰相也中外設官皆一長獨左右使二人非以事權所屬不宜簡耶是今之方伯猶古天子二老分天下爲左右二伯也不佞備官藩臬三十四年所事方伯非一而于晉得從鄴劉公後習見其所爲樹風聲著語言陳藝極燦然周官之法度省衷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何其慎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或不監寐何其勤也食不二味居不重席門無雜賓篋

無長物何其清也威武不能移非譽不能奪麋鹿興於前而不瞬衣檜帶結不失度何其定也不佞同公登第於齒則兄事之位在倅俾於分則長事之仰高山拜下風於道則師事之卽步趨馳驟勉以從而公奔逸絕塵不佞瞠若乎後矣會公以方伯三載考績諸郡守布幣展賀徵文不佞不佞竊聞之州伯之下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而伯實臨之儒者爲之說曰屬繫其人以才連結其人以知表正其人以義而伯長其人以仁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能體仁故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統萬善如元亨利貞

爲四德首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王道相道舍仁何繇哉舉公行事仁心仁政一言蔽之仕晉十有三載禹貢治水同賦之期也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天下歸仁豈惟三晉孔子有言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仁爲人心何人蔑有諸大夫栖公德宇下裂地千里而守職在正帥長無自多其才知無厚於義而薄於仁惟公是訓是行如古諸侯所以率循牧伯仁覆元元黍苗甘雨矢詩遂郇伯之歌他日公進六卿拔茅連茹諸大夫參錯中外勸相國家十年卜世遠過周曆不佞爲諸大夫效是言也竊比仁者之贈與有

榮施矣

又

劉公以左伯報政諸僚友及諸郡長貳皆屬余陳辭公不鄙而辱收之矣諸邑令復請曰唯公之昵使君也卽至于三不厭瀆余謝不能諸邑令固以請辭不獲夫禮在官言官官以布政爲名請言政之大者蓋莫大于使民足食使國足賦昔夏后氏佐唐虞荒度土功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於是修六府正庶土則三壤而成賦中邦禹貢一篇詳哉其言之也可不謂聖人重事乎山西故冀州冀以帝

大沁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十一

都

畿有賦無貢入州賦貢包筐皆自河入冀冀後析爲幽并今山西所隸不及冀初十五稍遠而列鎮者二曰宣府大同近而爲關者三曰鴈門寧武偏頭歲給餉百萬金而羸晉代藩三王國宗人其麗不億食浮於人文武臣之奉稍諸生之受廩者各數千計庶人在官斗食以上者萬計若郵傳諸費百萬金而羸上供京師者不與焉山西所出倍古冀州賦不啻百之天降之割比年仍饑自頃左騶左貂克斥天下而山西以徧小彫剋之區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民棄畝女輟織商賈罷市將緩之耶無論他待哺嗷嗷宗人怨寡恩

而可虞矣。春諱矣。將急之。耶。竭澤而漁。民其幾何。鹿挺走險。又何擇焉。故山西爲政之難。倍古。又不啻百之夫。劉公之政。諸長吏所耳目也。物土方不易。一易再易。各有等差。而租挈平。程銍。秭粟米。或以中金赤。及因遠邇。所宜而飛輓。便登民數。自生齒。以上夫家。衆寡。悉書于版。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而徵令均。均爲保息。六養之本。俗六安之。荒政十二聚之。而饑不害。量度成。賈質劑。結信以國服爲之。息除怨惡。同好善。而關市通。弊羣吏之治。以廉爲本。失財用物。辟名者。有刑。叅驗。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而正。供時在事。日久曙於經費。登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七

都

耗盈虛。如指諸掌。尺帛片楮。米鹽凌雜。吏不得高下其手。而度支明。卽礦權使雄張。陵橫公顯。持之。而或陰沮之。直格之。而或婉裁之。未事潛消之。而或已事拯救之。其心甚苦。而嫌於見迹。其節甚修。而善於讓名。百城灌輸。若加捷歲。若屢豐。朱門若生色。卒伍若增竈。民食國賦。兩相得。而不相病。非公布政之善。烏覩此乎。政者正也。公帥以正。諸長吏孰敢不正。公報政于。天子諸長吏。報政於公。殿最衰序。于是焉。在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古之爲政者。賞一人。而天下勸。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計公閱閱。甲於方岳。景風之賞。且至。逃聽者將

踊躍思齊而况在公宇下含醇詠德奉令承教有不競
勸者乎古分土三列爵五諸侯國不過百里諸長吏所
領邑倍古諸侯異日踐公之位者多矣無曰足食足賦
田峻委吏細事耳其所關切利病甚大自唐虞以來固
然取公所報政則而象之豈惟山以西可以優於天下
傲天之幸公造福此一方民後先垂二十年誠願得諸
長吏闡繹克廣之人存政舉豈惟今日可以傳之後世
余不佞拱揖蒙成有厚望焉

周學使考績序

今之憂治世危明主者其說多方矣余以為大患在人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八

鄒

心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言為心聲文則言之精士則人
之秀者也觀心莫如言觀言莫如文觀人莫如士嘗讀
士所為舉業之文詖淫邪遁無所不有君子深懼之數
請詔為厲禁凡先資之言詭于正者必罰及主司然而
謬悠如故也錫山周公督學楚以正造士則有楚材錄
再督學晉科條一如楚法則有晉璧選其文皆典雅暢
達宛然先進風余楚人也宦于晉所睹聞公學政最詳
穎敏解悟可五行俱下而再三覆校唯恐失人卑以自
牧色笑可親而端如繩墨信如金石雖權貴無所曲徇

故事縉紳多夤緣僚案關說公一切謝絕每臨校時遂

無以尺一及僚窠門者蓋始而畏既而服久而安薰蒸
漸深風移俗易士不曲學以阿世不詘體以干澤不願
外以僥倖而所爲文粹然一出于正如響答桴旣積前
後資三年報政爲諸學使最春大計吏復爲諸監司最
冢宰以恒格藩臬遞遷不足旌茂異特疏拜公光祿少
卿備九列華選風示天下于時晉諸僚窠具羔鴈玄纁
展賀公庭而余從旅進後稱曰夫正文體正士習正人
心三者相因宜自士始求諸士宜自士之師始求諸師
宜自督學使者始士師有三內則成均外則督學使者
諸校官也諸校官十九耄荒克位士直木偶視之司成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九

部

體尊太學生多由貲入不足教孝廉明經可以教矣無
軒輕去留惟學使以憲臣領職操三尺從事無論諸生
歲有進退榮辱卽諸校官黜陟繫焉且必三年爲期威
命靈爽在司成上故宜重學使之選超等擢用人有恒
言學使以公明爲本或公而爲刻覈爲悍塞明而爲浮
誇爲慢易皆非正也抑或年莫不任勞經年不按部士
不識學使面何狀若弓無繫能無弛乎周公舉京兆第
一人入爲宗伯尚書郎文章禮樂冠冕人倫士鄉往已
久其爲學使心無爲以守正也如是在楚一年校士一
周在晉三年三校之日省月成振德作新士文體正矣

士無造請行媚舉士之父兄知故亦無造請行媚則士
習人心正矣宗伯臺省所建白著爲功令督課申警不
啻三五曾不能得之于士而公能得之晉楚其權易行
而其望素孚宜功效之較著也先正如王文莊魏恭簡
輩皆以學使入爲司成作人譽髦聲施到今求之今日
無若周公者光祿卿安足盡公才公正人于官職何所
畔援歎羨爲正人心正士習正文體計當以此優公耳
昔孟子輿息邪說放淫辭距詖行正人心韓退之謂功
不在禹下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功不在孟氏下今天下
士皆如晉楚受周公化誨功當若何恨無官可酬公諸
寮案曰然藉之以聞典銓者

王郡守考績序

楚十五郡稱人才之盛者無如黃州而稱吏治之難者
亦無如黃州余所覩記二十年前甲乙科起家者視爲
畏塗逡巡却避守丞倅理非任子則明經耳嗣是卽以
名進士來守不久輒遷調去而今王公始考三年最云
周生源昌基命父子者公之子民而爲豚犬子師友每
爲余頌公賢余徵其狀生曰魯人不知公於今何若請
以古人相方文翁守蜀郡好教化興學官小吏開敏有
才者遣詣京師受業招下縣子弟爲弟子繇是蜀學士

比于齊魯劉寬守南陽好爲諸生講論經義張霸守會稽道路但聞誦書聲衛諷守桂陽修庠序之教邗俗鄉化不腆敝郡之士王公日省而月試之髫鬣童稚悉蒙甄錄此何讓古人召信臣守南陽行視郡中水泉通溝瀆水門提闕莫不耕稼鮑昱守汝南陂數決費嘗三十餘萬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鄭渾守沛郡以地勢污下宜灌溉終有漁稻經久之利號曰鄭陂黃濱江多水患王公飾隄防疏蹊隧時啓閉田不污萊此何讓古人第五訪守張掖鄭默守東郡開倉賑饑吏白訪須上言不聽默先發而後舍都亭自表全活無筭詔書皆深褒美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十一

都

王公迷職見東道民有菜色輒捐廩周之此何讓古人張堪守蜀乘折轅車布被囊高慎守東萊不爲蓄以遺子孫謝夷吾守鉅鹿省奢就約事從清儉王公尺布斗粟非義不取金矢之罰以修橋梁道路計月受奉而已此何讓古人班伯守定襄咸稱神明陳矯守魏郡擊囚千數一時論決宋華守陳郡因多連及詰之莫敢匿詐法雄守青州察顏色得情僞王公發姦摘伏出入意表有婦爲妖所侵訴公書其牒謁城隍一夕民作神語毀妖象項踵出血婦以安此何讓古人趙熹守平原擢舉義行誅鋤姦惡青州大蝗太平原界輒死馬稜守廣漢

有威德蝗飛入江化爲魚蝦項者飛蝗自江而西翔而不下禾乃大穫此何讓古人春入計太宰推擇天下郡守高第者公爲第一昔之守治行第一者河南吳公河內魏朗丹陽李忠瑯琊解脩河東杜畿公復何讓古人朝議方推轂公虛槐棘鼎衡以俟將爲河內之于守寇恂臨淮之于守侯霸乞留期年不能必得也將爲平原之于守顏斐遮道稽十日方得出合浦之于守孟嘗攀車請之不得進附商船遁去不能必留也余曰信如生言海內企望王公庇德宇下者何限而黃人寧得私有之乎生歸而謀之父老子弟取公所行政綱領節目勒之石筆之書以貽後爲守者守而勿失焉如汝南之於何敞酒泉之於李玄盛其可乎哉又生而爲之立祠使夫郡之人與宦於郡者對越駿奔走若公實臨之率由不愆忘焉如武威之于守張奐九真之于守任延酒泉之于守姚叡其可乎哉生曰然是月也郡人筐玄黃簞食壺漿而展慶者畢集公庭小子告以使君之說俾共圖之

陳上元考績序

爲政莫難于邑令莫難于京邑大抵下邑之俗愿而鄙中邑之俗華而靡大邑之俗巧而僞至於京邑聚五

方民其俗無所不有爲惠於法之內則示弱而玩爲威
于法之外則扞格而忿然猶民也強宗貴族與王孫公
子闔尹武夫令之法所不及施造請闢說殆無虛日京
兆尹與六曹尚書都憲廷尉諸中丞開府直指使者事
有專職柄有觴重舉肘見掣轉喉觸諱部符臺檄徵責
如雨方枘圓鑿不相入跋胡疋尾不相適而欲獲上治
民難以幾矣上虞陳公初仕昭陽賢能聲藉甚六年而
推擇爲上元其政采風謠循故實緩征歛省刑罰恤鰥
寡勸農桑守法如其官守官如其身語無漫貌無詭而
民見謂威嚴不摧市貨之直不私金矢之入不通環瑱

之饋而民見謂廉介革故鼎新退食之舍禮賓之館輪
奩改觀他所釐正稱是而民見爲明作聽訟得情哀矜
勿喜頌繫者有室以栖獄湫隘廓而張之風雨烏鼠不
爲患旱蝗祈田祖畀炎火貶食省用出積勸分甘雨隨
澍秋乃大穫而民見謂慈惠發奸摘伏則老更不如爰
書奏當則老更不如澹如流水平如持衡因應無方損
益汗隆與時宜之不操一切則老師宿儒閱天下義理
多者不如三年而案無留牘庭無嘖言野無廢業老稚
歡樂謳歌之所承事上官同聲以爲賢薦童交滿公車
或總其凡或悉其目而歸之實心實政任怨任勞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豈有所要而然哉夫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有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治京兆河南是已有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攸之之治蜀是已公治上元卽其治昭陽者不易民而易地皆然如解連環如運炙輠如六轡之操縱如利刀之剗割如鳥孚子無聲無形日見其成如蟻知漿如馬識途發必當推必行彼其之子治小邑竭蹶不前而公優於京邑若是可謂天下才矣不佞僑寓于茲久狎其老謀馴其壯事私用欽挹而江寧劉明府來言小子與陳公比肩縮帶臭味相合腎腸相投玉錯相成桴鼓大沙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續序

三四

相應蒼唇齒相爲用後公一月亦及三年庶無得罪于羣臣百姓繁明府之賜惟吾師片言華袞以代庭實余喟然而嘆此古同寅協恭和衷九德咸事之美也不佞所述公政耳今乃知公令德其優于政也宜哉遂書而授之蓋江寧亦以鹿邑令遷陪京士民一時稱雙美云

宋琳賦

于宮聲聞于外豈有所要而然哉夫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有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治京兆河南是已有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攸之之治蜀是已公治上元卽其治昭陽者不易民而易地皆然如解連環如運炙輠如六轡之操縱如利刀之剗割如鳥孚子無聲無形日見其成如蟻知漿如馬識途發必當推必行彼其之子治小邑竭蹶不前而公優於京邑若是可謂天下才矣不佞僑寓于茲久狎其老謀馴其壯事私用欽挹而江寧劉明府來言小子與陳公比肩縮帶臭味相合腎腸相投玉錯相成桴鼓

劉江寧考績序

今扼擊而談者曰遼左阡危薦逼京師將無兵兵無餉其若之何余以爲此外患也合天下之力以禦之猶易僭功內患乃在民民之能爲患莫若留京留京自六朝號爲佳麗

高帝御極以來文物聲明日盛五方輻湊逐末者多務本者少習尚奢靡幾於倡優帝后之餘而中無蓋藏積聚仰給于外小有旱潦粟遂踊貴頃者飛蝗滿野田有與草室有懸糶司徒以遼餉責積逋業已不勝而又加賦民嗷嗷莫必其命寧坐而待斃乎可患一矣久不刑

大泌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三五

人於市恬不知畏盜賊公行莫適討捕已逮者斬獄門而出如適無人之境朱衣黃蓋楊帆長下縛遊傲卒擲之去大豪宿猾其氣勢散財役貧其機知背公死黨其悍驚武斷圍奪歲闌出貨貿易海上諸夷諸夷知我虛實俟間蠢動可患二矣群鼠塞江而浮莫知所歸爲流亡象秦淮秋涸忽產蚌蛤之類不可計數小兒手拾盈筐爲介胃象白虹與啓明俱出其長亘天其明如月爲真象天命不忒可患三矣是三患者萃在留京帷幄運籌尊俎折衝不敢謂無人所託重而恃力者惟是寄百里之命在於長而已門人劉偕鵬爲鹿邑令六年薦書

屢上而遷江寧江寧罔密事叢其上臨制者非一偕鵬
不激爲異不隨爲同以精誠相感勤上爲信從往都城
中隸司馬省郎諸城門候若直指使令不得問偕鵬收
察盜跖居民間自號天罡之屬者胥史怙勢作威倚法
以削者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執左道以亂政者常
刑無赦請謁不行彊禦不畏市井田野得自詣白狀周
知其疾苦而惠養之置社當國中集父老子弟以時詔
訓之嘗勉罰偷省刑薄歛通關移粟捕蝗不爲災禱
雨雨應時澍所以化導檢制之方都人爲德政錄紀之
甚詳是以道無捐瘠人有寧宇不生戒心蕭墻之患可
大沙山房集

卷之四十九

三十六

坐而潛消也昔吳楚舉大事不得劇孟周亞夫以爲喜
唐失朱克融而幽州倡亂遂失河朔此奸民也李密開
洛口倉百萬之衆畢集黃巢扼荆徐道江淮之運不至
此窮民也而留京胥有之窮民無聊思救死而奸民萌
非冀之望兩者合而一逞所謂吳越起於轂下而虓夷
接軫也由此言之民之可畏甚於虜一令之賢愈於百
戰之兵顧其藥傷補敗在鍼芒苴禱罅漏在蟻穴周防
措置在曲突徙薪無知名無勇功以標奇示異耳偕鵬
三載考最述職入京師其條陳上元過余而請曰無言
不讐無德不報不穀傲惠偕鵬得先生仁人之贈請以

